
電影·戲劇

電影·戲劇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 目錄



賽金花公演小評



若英

夏衍賽金花劇本的產生及其演出，在一九三六年的中國戲劇運動上是一件最值得注意的事。從運動的本身方面說，由於這劇本的產生，「國防戲劇」的理論是開始得了實踐。由於它的公演也證實了廣大的觀衆，對於國防戲劇，要求是如何的熱烈。從觀衆對賽金花熱烈的擁護上，更可以看到，它是此何加强的，穩定並開始了話劇運動的前路。賽金花事實上是成爲了中國戲劇運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是國防戲劇的一塊奠基石。

在寫作方法上，賽金花也有着新的開展。基本問題，自然是作者的寫作態度的科學化，很本質的說明了當時的一切，以諷喻現在。其次就是作者毫不爲成見所宥，作者一種新的嘗試然混合文學上的 Sketch 風，電影上的Tempo，和舞台劇的故有手法於一爐。這是戲劇，電影，文學三方面的一個混血兒，然而也是舞台劇向前發展的必然的結果。再其次，就是作者能以把重心落在整個時代的描寫上，衹用主人公作爲一個幹線，以貫串起許多要表白的事實。還有，就是賽金花這劇本，在情節的開展，和對話方面，是非常的簡潔明快，給予觀衆的印象是極清晰。

從公演方面說，由於觀衆的數量之多，以及每場台下觀衆情緒動作的反映，很明白的可以看到，適宜的演員支配，幫助了這劇本得到了成功。雖然在演技方面，調子仍有不統一，成就仍有高下，但因爲重心是多方面的關係，在整個的劇上，並不受着怎麼重大的妨碍。技術工作，化裝與服裝，成績是特殊好的，顏色調和而又激刺。燈光道具，却相當的失敗了。

賽金花，從劇本到演出，雖有如許優秀，而值得强調的地方，也並非絕無遺憾之作。就劇本說，如混悲喜劇手法於一爐，每場戲發展不充分，使觀衆難於得到持久的深的印象，第二三兩幕的鬆弱草率，第六幕兩人對戲場面過多，以至提不起觀衆的精神，就都是缺陷，而由於印象不深的關係，也可見 Sketdh 風的手法，雖經嘗試，還沒有達到成功。演出也是一樣，調子的走向統一，素養的加深，燈光道具的改進，也都有要在往後的發展中實踐的。不過，賽金花雖有着相當的缺陷，事實上並不足掩沒它在藝術上的成就，運動上的成功，它的影響依舊是很巨大的。參加了大晚報座評以後，戲劇電影的編者又要我寫點意見，謹再述所想如上。

賽金花的舞台面

四十年代劇社第一次公演

楊齊照攝



第一場的一場面



第四場的一場面



第七場的二場面



……尤兢，史東山，……
……凌鶴，孫師毅，……
雲衛，司徒慧敏，……
陽予倩。

劇作：夏衍

化裝：辛漢文

服裝：監幽

燈光：歐陽山尊

克林德[illegible]飾。

賽金花，王瑩[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飾[illegible]之王獻齋。



音樂對於聲片之關係

——及其處理的諸問題（續完）

呂驥

除此以外，我們也看到在許多別的場合被用以達到各種不同的效果。比方恩愛今宵中男主角發覺他底愛人被她底教師戀愛着而離開他們的那晚上，在風雨中站在碼頭上獨自唱歌的一段，雖然是作為他回想以前在那裏情話的一個場面，更主要地是作為情感的語言說明他當時難以言說的痛苦。另外，我們也還可以舉一個例，同樣地是作為一種語言而使用的，如無國遊民中女主角在河邊的一段淒婉的獨唱，這無疑地是被導演很巧妙地，很經濟表現了他們流浪的淒涼的日常生活的。我們也看到電影常借音樂來加强某種氛圍氣，比方在龍翔鳳舞裏女主角進宮之前的一段幸福的歡樂的唱歌，是如何加强了當時的空氣，自然，在那場合要有沒有唱歌，那簡直會使人覺得那一大段是多餘的，過火的誇張，可是當我們聽到那圓舞曲和女主角以及羣衆的歌聲，就完全不由自主地跟着那歡快歌聲躍動着，祇感覺到前途的幸福和一切的美麗。

從上述的這些例中大概可以使我們明白音樂在電影中彼此是處在如何一種互相依存的親密關係上，同時也使我們明白這關係不是機械地對立的，而是有機地統一的。當我們明白了音樂的特質以及它對於電影的關係以後，可以來談談處理的諸問題了。雖然美國片，蘇聯片以及其它各國影片的輸入，提供了許多音樂對於聲片的關係，處理的理論和實際上的參考給我們；可是從我國的聲片看起來，可以說並沒有從他們學習得很多值得學習的手法和技巧。

在一張有聲影片裏，如何處理音樂應當不是一個和別的問題沒有關係的孤立的問題，應當是和對白，聲響綜合起來處理的，否則音樂和對白，聲響要對立起來互相衝突。自然，對白，聲響以及音樂之佈置又必需與劇情畫面有機地配合起來，否則就不會統一，得不到藝術上的效果，甚至於要破壞整個戲劇的空氣。因此，音樂的處理不僅要先明白音樂的特質，也還得站在戲劇本質的立場來決定。記得禁臠(TABU)最後的一個鏡頭是男主角躍入狂濤洶湧的海中去追趕載着女主角而去了的帆船，終於男主角無力地漸漸地沉沒了下去，假使站在一個音樂立場一定要繼續用音樂去描寫男主角底

死的悲慘，可是那樣一來一定要把悲劇的重壓的空氣破毀無餘了。馬慕林却從戲劇的觀點上把這場面的音樂處理得很好，音樂是隨着男主角之沉歿漸漸地沉默了下來，直到最後留下一個很嚴肅的靜穆的場面給觀衆。

在決定一部聲片的音樂時，不僅要預定音樂所佔的分量，也還得決定它底色彩，這完全是依賴於樂器的適當地使用和配合，如果能注意到這兩者，就可避免單調的缺點，同時也可獲得音色對比，和諧的美感。作曲者能充分發揮這特性的，可以舉黃金湖（蘇聯出品）爲例，在那張片中因爲背景是在阿爾泰山附近，作曲者充分地利用，木管樂器底溫暖的明亮的音色描寫了阿爾太山一帶自然風景的靜穆，和美麗，而那原始民族的生活也被那單純的音樂發現了。雖然它所使用的樂器不多，可是並不使人覺得單調，可厭；相反地迷途的羔羊的作曲者在全部作品中使用了十多種以上的樂器，可是因爲作者沒有巧妙利用多種樂器底特殊音色，常常是全部結合在一道，所以不免使聽衆覺疲倦，單調，甚至於吵鬧。

自然，迷途的羔羊底配音之所以使人覺得疲倦，單調和吵鬧，不僅由於樂器之結合太少變化，樂曲本身之缺少組織，主題之機械地反覆，和沒有變化也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本來戲劇音樂，或電影音樂是很難處理的，一不小心就容易落於無組織的混亂之中，因此常有人以爲戲劇音樂或電影音樂離開了戲劇或電影決沒有獨立之存在的價值，可是這並不是正確的眞理，祇是從一方面來說的，誠然，戲劇音樂或電影音樂既要顧到劇情，還要描寫一些不可忽視的動作，在這複雜的困難的情形下要求作者作成形式完整的樂曲似乎是太苛刻了一點，不過要是作曲者能抓住一大段戲的空氣，對於其它附屬的一些特徵能加以選擇，再加以組織就不難作成一段有特性的音樂。這就在我國也已經有過很好的例子，如都市風光中的都市幻想樂和夜樂，就都是在極複雜極困難的條件之下作成的。音樂本身的組織在電影音樂中實是應當特別予以注意的，因爲除了要獲得戲劇上的效果之外，也還要完成音樂本身的任務。無論如何，作曲者應當儘可能地使聽衆容易接受，同時也還要把聽衆引到欣賞眞正良好的音樂的大路上去。

很奇怪地最近國產的聲片差不多都有一個主題歌，在所有的主題歌當中自然有些主題歌是必要的，而且處理得很妥當，然而大多數就處理的技術說是非常不自然，甚至是公式主義的。迷途的羔羊主題歌底第一次出現，雖然作者是企圖借它巧妙地展開了整個戲底主題，可是作爲一個觀衆來看，總覺處理得生硬一點，隨着每句歌辭而出現的畫面總不免有些令人覺得祇是一些不連續的插圖，不能不說是個很大的缺憾。採用既成的曲調，配以新的主題歌是最近的一個可取的嘗試，不過這要予以極大的注意，否則就很容易發生歌辭樂曲不統一的毛病，到自然去的主題歌就是一個例證。雖然這次是失敗了，不過我以爲這是可取的，我相信要是有人審慎地從中國舊有的民歌中去發掘（如鋤頭舞歌之類）一定可以獲得很大的成功，而它底意義比用一支不能爲民衆接受的新的主題歌更大。不過我决不主張採從西洋或東洋傳過來的老曲調。

一般地說，主題歌的處理在技術還有向外國片學習的必要。

在漁光曲還未出國之前，一般導演對於聲片音樂的態度，從實際上考察有兩種主張：一派是用國樂，另一派是採用西樂，可是當漁光曲的配音在蘇聯遇到嚴重的批評，大家就徘徊無路了，因為從事實上看來，國樂配音確是使人頭痛的事情，這主要地是由於中國的樂曲和唱片的數量非常有限，如描寫病的祇有劉天華氏的遺作病中吟，如果像天倫中那樣不管什麼情形的病一律都用病中吟來表現病的苦痛（實際上病中吟祇的幻想，感傷和疲倦的情緒）必然地要落於單調，機械，甚至於和戲劇矛盾，或者如像別的影片全用某些特具脂粉氣的廣東音樂配音，自然同樣地都是走不通的道路。

雖然漁光曲配音曾受到很嚴重的批評，大多數導演仍然以採用西樂唱片為唯一便捷手段，其實是非常錯誤的，偷懶的方法。這不僅因為用現成的唱片不能收到特殊的效果。如到自然去黎莉莉追鹿的一段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要做到這樣已經不容易了，因為採用現成的唱片首先就要遭遇到事實上如唱片商，時間和經濟上的種種限制），更重要地是在於西洋音樂當中的精神感跟中國人民底生活情感間相差的懸殊，如若勉強把兩者結合在一道，不僅收不到戲劇的效果，反要予以大大的破壞，這可舉海葬為例，雖然音樂本身並不是些不三不四的西洋音樂，可是和山東的漁民對照起來，就顯然令人覺得和影片內容不調和，因此反而破壞了戲劇的效果。

由此有見地的導演就被迫得走上外國聲片已開拓的道路。而在中國還祇是一種冒險的嘗試（這是就經濟上和技術上說的）全部請作曲者創製特用的音樂，如迷途的羔羊，雖然迷途的羔羊的音樂無論就內容和形式說，都是失敗的，卻不都因此詆毀這種新的合理的嘗試，我們應當很客觀地從技術上內容上去考察失敗的原因，克苦地去學習。實際上將來有聲影片中的音樂祇有循着這條道路才能解決一切技術上的困難，才能獲得完滿的效果。這是由外國的聲片昭示給我們的教訓。無論如何我們應當承認即使是失敗的創作也比成功的唱片拚湊有意義得多。

最後，我想指出要製成一部完美的聲片，音樂的處理不僅是音樂本身的問題，同時也是收音技術上的一個問題，所以一部完美的聲片除了音樂之外，也還要邀得收音部的合作，不過目前所有國產聲片都證明了收音技師並沒有和音樂家之間建立起親密的合作關係。我以為收音技師和音樂家如果是站在對立的關係上，不怕兩方都是極優秀的人才也未必能產生優良的出品，這種親密的合作關係之建立完全是基於對於彼此的工作之了解決定的，當兩方面在工作上不能達到互相了解的時候，導演就必然地負有說明和決定的責任，然而在目前大多數導演是放棄了這責任，無疑地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應當承認導演者，收音技師和音樂家之間的非常親密的合作關係應當是決定一部完美的有聲片之最不可忽視的一個條件。

會客室中（續完）

蔡楚生

『是的，我同樣也有這樣的感覺，批評人對於電影製作者的痛苦，多數很隔膜，這是不能避諱的。關於這問題，我希望有機會也公開地拿來討論一下。不過，從這次對你這次批評中，一般地都認爲情節太複雜，素材太多，而致傷害了主題的「明朗」，和諷刺的場面，有些處理得太誇張，結果是滑稽的成分太多，破壞了主題的嚴肅……關於這些，你有什麼意見嗎？』

『這就是我所想要說的第三點——關於這一點，似乎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我得先把我從最初製作電影到現在的過程，和我個人所採取的方式說起，——話也許太嚕，假如你沒有時間的話，我不妨說得簡略一點。』

『不，我需要知道得更詳細些，你還是儘量的說吧。』

凝視了一下這低低的秋空，T重新點上了一枝烟捲，從烟絲繚繞中，他在追尋着他已經失去的記憶。接着，他遠遠地說來了：

『我正式担任這編劇導演的工作，是在一九三一年，第一個作品是南國之春。不能諱飾的，由於我祇是以一個商店學徒的資格，不自量力地投向這電影藝術的領域，雖然環境已經賜予給我以很多劇烈的鍛鍊，但由於智識能力所限制，我在這作品中，除了滲進自己一些小資產階級趣味的優美的抒情，詩般的幻夢以後，可以說一切祇是依照固有既成的規模，而沒有能力批判地去做得更好一點。在當時雖然也得到一部份觀衆的「讚美」，但她的公映期正當着震撼世界的「一•二八」前後，這時已經使我內疚神明，更不幸的，是當我在砲火聲中費了十五 通夜所編成的一個抗敵反帝的劇本不能通過時，我又因爲環境的逼迫，而不能不拍我的舊作改編粉紅色的夢；這製作，從開拍的第一天起，我就懊悔到她的完成。公映以後，輿論的責難固然很厲害，但我反而覺得處之泰然——因爲還沒有超過我責備自己的程度。當時，我在朋友們的面前投下過這麼的幾句話：

「我還年輕，祇要不死，我會以更大的努力來報答你們的期望的。」

實在的，由於這兩個盲目的製作接觸到現實的「碰壁」，我清醒過來了，我深刻地認爲一個編劇導演人不僅僅是隨便把一個故事搬上膠片就算完事，而他最少應該是一個作家，一個有獨特的作風正確的認識而爲大衆所有的作家；我開始像一個迷路者在摸索我的前程。

接着，我就決定我以後的作品，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層社會的痛苦，而儘可能地使她和廣大的羣衆接觸。但前者我還可以一邊學習，一邊工作，後者却就非找出一個方法來是不能收效的。爲了這些，第一：我會拿舉世所崇拜卻別麟樣做研究的對象，我覺得他所以成功爲一個一時無比的電影巨匠，是不僅僅他的作品的內容進步到若何程度，而他一貫所採取的，間於淺顯而深入的喜劇形式，無疑地就給予他以很大的帮助；我們試把他的觀衆分爲三種：第一種是智識階級層，他會從最高的理解力出發，去探求他每一部製作中所含有的最深一層的意義；第二種是小市民層，他會覺得他的每部製作都「有點意思」也很「好玩」；第三種是低層社會的羣衆，

就直覺地去接受他那最淺顯的部份：同情或是轟笑。不管這分析是否對，但無論那一階層的觀衆都歡迎他的作品，却是沒有疑義的。因此，我爲着使我的作品容易和廣大的羣衆接近，多少就採用他這間於淺顯而深入的喜劇手法——甚至是很誇張的喜劇手法。第二：我看到中國的觀衆，對於欣賞戲劇的能耐性——或是貪性，實在非常可觀，舉一個例子說：在燈光照耀，人聲嘈雜，精神一點不集中的舊戲館裏，他們竟能從七點鐘的開鑼戲看起，一直持續到深夜十二時以後，看完壓軸戲才回去——這中間雖然有一些定座遲到的，但那也僅僅是少數看得起包廂花樓的特殊階級而已。這現象，使我反省到：以後應用一個非常單純的故事，而充份地運用素描的手法，實在不能使一般能耐性和貪性這樣可觀的觀衆感到饜足，假如要在這廣大的觀衆羣中發生效果的話，勢必先投其所好地將每一個製作的材料，儘可能地增加得豐富些，——當然是在不違背主題的範圍以內，而不是「亂抓」。使他們知道中國電影也能「看出本錢來」，從這當中我們就或多或少的給他們以一些新的認識。第三：由於數千年來傳統的封建社會思想所支配，中國的國民性，無疑地是在「固步自封」的狀態中生活着：以「標新立異」爲可恥；以「榮辱無動於中，喜怒不形於色」爲通達；以「各人自掃門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爲清高（？）……士大夫倡於上，庶民附和於下，普遍地，中國的民衆，習慣於這種風氣，無形中已經養成一種奴性，（我自己也是一個）所以對於一切感覺上的遲頓、痲木、可以說已經達於極點。因此，我覺得在電影的製作上，假如祇是提供一些「平淡無奇」的東西，無論如何是不能引起廣大的注意，而必須在描寫手法上加強每一件事態的刺激成分，和採用一些中國特多的刺激素材，這樣才能夠衝破這遲頓、痲木、的固性，而給他留下一個不易磨滅的印象……

基於上述的一個意念，和三種因素，我定爲個人的製作「方式」，而鑽幹了五個年頭：第一部應用這「方式」的都會的早晨是如此，直到最近公映的迷途的羔羊也是如此。一般的批評，認爲迷途的羔羊中有些諷刺的地方寫得太誇張，和所採取的素材過於豐富，悲劇被過於强度的描寫等等，這些都早在我的意料之中，除了上述的個人對於這些的見解敞開來講以外，也就無用再說什麼了。

然而，我爲着適應環境，暫時不能不採用這「方式」，也還有事實在。我們假定有兩個作品：一個是線條單純，寫法嚴肅，而有百分之百的正確世界觀和人生觀，但她的觀衆祇得百分之二十；另一個是內容豐富，逸趣橫生，雖祇有百分之二十的正確性，到却能獲得百分之百的觀衆。結果呢，這前者百分之二十的觀衆中，他的理解力多數已經很高——甚或有超過作者的可能，而不需要你對他再有什麼「教訓」，這作品爲效果，最多祇是滯留在「自己人的小天地中」兜圈子，要她和廣大的羣衆接觸，恐怕還不是現在的事情。後者那百分之百的觀衆，最少就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却正是需要你給他以一些新的認識的觀衆，——假如有精密的統計，你一定不會以爲我是在說些毫無根據的廢話，或者竟自己用來掩護自己短處的煙幕彈。兩者比較，我就甯願捨棄前者而取其後，原因是：在新的見解之下，和這非常的時期中，我們都沒有理由可以放棄一些落後的，也正是最主要的廣大觀衆羣。否則，由於觀衆賞鑒藝術的能力這樣低的畸形狀態中，雖然中國的民族已經臨到了最後的危機，電影却還祇是像一件珍貴的古董似地被供起來，讓少數智識階級份子「阿Q滿足」地來加以「欣賞」的「玩物」而已。就迷途的羔羊這一作品來說，有些批評認爲祇要是從小三子和他同道們的這一根主線發展下去已經很够，而不必迂迴地，牽涉到僞善者沈慈航的這一根副線，是的，這從高度的藝術觀點上看起來是並沒有錯，而且我自己也可以說是「明知故犯」，（恕我自我宣傳一下）但假定我們把這根副線抽去，會有什麼結果呢？我可以說：那銀幕上小華三們的「醜態」，多少就會和看慣美國富麗堂皇的影片的觀衆對立起來，——他們看不見一些在社會上熟悉的，「上流人」的面貌

——或背景。「都是小畢三，沒什麼看頭！」在這觀念之下，必然地最少就會減去一半觀衆，你又能說這不是一種損失嗎？不過，這「方式」應用得不好時，就很容易出亂子——因爲這是違背藝術原理的做法。而且在我個人的「成就上」，也是一種莫大的「損失」；但我要逃出了「象牙塔」，倒不妨做下子「流寇」，一時却不想鑽進「新象牙塔」——恕我又杜撰這名詞。』

聽了這相當長的談話，L雖已多少感到疲倦，但他這時却不由笑了出來；他彈去了手上殘餘的烟燼，伸直一下腰說：

『我眞想不到你竟想的這麼多……』

『你覺得我的意見怎樣呢？』T問。

『對的，作爲一種鬥爭，是不能不選擇他的手段的；不過，你又到幾時才放棄你這「方式」呢？』

『這也並不是怎麼簡單的事：從大處着眼，就得持續到廣大的羣衆對中國的電影已經有相當的愛好和認識，從小處着眼，也許在個人已經取得羣衆的信心以後；但兩者都有密切的關連，到幾時才能做到，却連自己也還覺得渺茫。』

『不過，從各方面的批評文字上看起來，多數總希望你能早一點放棄這「方式」……』

『這也許是一種「錯愛」，而過去的事實，也儘是以證明我的所謂「方式」是對的還是錯誤，正不必斤斤在口頭或紙面上加以辯論。……我相信「失掉了社會價值，就沒有藝術的存在。」這話是對的，但我也相信這話應該適應環境地作多方面的解釋。而且我的所謂「方式」，根本也並不是「一成不變」，可以「藏之名山而傳」的東西，目前雖然未到放棄這「方式」的時機，但爲着使熱切地愛護着我的批評家們不至「失望」，我已經準備從底下的新作起，逐漸地試把製作水準提高——不然，這艱辛繁重而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也就快把我累死了。』

談到這裏，L的神色是相當興奮：他的眼睛在閃耀着愉快的光芒。接着他說：

『好！那麼我們就等着看你新的製作。』

T有點悄然，但一瞬間他又恢復了懇摯的態度說：

『對於過去的，我需要批評家和朋友理解我的苦衷，以後呢，並希望不要以爲我的「好辯」——或者是「詭辯」，而放棄對我的指示——因爲直到現在我還是在摸索……』

『誰又何嘗不是在摸索？』L笑着說，『不過，你可估量得過份了一點，這樣坦白而出於誠意的意見，正是一般人所想知道的，决不會有引起誤會的可能——難道我們不需要坦白嗎？』

T愉快地答：

『但願這樣！』

從他們的話談到一半以後，天邊洶湧堆着的密雲，不時就從背後透出强烈的閃電；這時窗外的樹聲沙沙作響，一陣颶風吹來，使人突然感到涼秋的爽適。接着，風更加狂大起來，沙飛石走，象徵着暴風雨不久就要來臨。

L立刻站起來，敏捷地掏出掛錶一看，向T說明他還有一個約會，必須趁着暴風雨還沒有到來以前趕至目的地，否則將會誤事的。

這樣，他們在這滿天風雲的大窗前，緊緊地作臨別的一次握手。

二十五年——中秋夜。

卓別靈論有聲片電影

新作聲片拿破倫

A・J・阿賓作
舒　非譯

我被人領導着走進了卓別靈的所謂「文化住宅」(Bungalow)的屋子裏。而且被指示在那圓檯的旁邊坐下。在這裏有盛着加啡的玻璃瓶，有裝上捲煙的圓形的香煙瓶，還有兩三本書籍 。牆壁上掛着卓別靈的種種姿態的照片。還有其他的一張檯子上面，毫不紛亂地放着卓氏的有名的小道具——綠色的上衣，黑色的圓頂帽和手杖。

在那兒，穿着淡青色的襯衫的卓別靈出現了。沒有套硬領。褲子是灰色的，脚上便穿着那雙大家都熟知的長得驚人的靴子。他的臉色好像被太陽晒着一樣。然而，不用說，這也不過是好萊塢式的化裝罷了。他的口髭是黑的。因爲驚人地黑，所以我便無意中惘然地瞪着。已經白了的他的頭髮是捲曲的，眼睛是…………以及其他的卓別靈的一切，我益發無饜足的看着他。

我很榮幸，今天能够認識您………

我不能不用這種應酬話來開口了，於是我便極力的表達了我對他的尊崇之意。一句話，我請求他諒解，我並不是對他的私生活有什麼興趣，也不是來探求什麼祕密 ，更不是來勸他買賣地皮，證券，也不是來兜攬保險生意。

他聽到我的說明之後，便作了一個手勢，一個黑人出來，他用脚尖踮着地走近我們的檯子面前，斟滿了兩人杯子裏的咖啡之後便同那個不知道是做卓別靈的經理還是祕書的人一同出去了。這祕書就是當初不高興給我帶進這電影界的皇宮裏來的人。

我作第一聲訪問了。

「您對于聲片的將來有何高見」？

「電影和語言彼此是沒有妨碍的」。他說：「這並不是兩個不同的不相關聯的結合」。

「可是」，我又問：「您在電影製作家們中是多少有着獨自的見解的。那麼，您不怕觀衆不能理解您的默片嗎」？

「我知道這些事情 。然而我有着對觀衆給予高尙的娛樂的信念。我深信觀衆們很愛看我的影片。現在的青年們關于無聲影片，是不大懂得的。因爲他們不懂得無聲影片的形式，動作表情或者急速底韻節(Tempo)等等都不知道的。可是我想，不管是一種怎樣的影片，觀衆都是要看的，爲了娛樂，要看最好的娛樂的。請看舞台劇吧，在那裏，不論舞劇也好，歌劇 好，戲劇也好，都能堅固的存在。爲什麼，電影的種種形式就不能存在呢？譬如，和聲片同樣地，默片就不能够一同存在嗎」？

「可是，聽說您不是也想製作聲片嗎」？

「是，然而，這東西是一定的 ，」卓別靈首先肯定的指着那舊的上衣和黑帽和才杖說。「我繼續着使用這東西等，說話是不能够的。若果一說話，則我所扮演的流浪人(Lumpen)便會完全變成不同的人物了吧。以前，我的流浪人的喜悅或苦惱，無論在美洲，歐洲，或在非洲都好，一切的國家內都能得到瞭解，這，若是一說話的話，同時就會斷送了吧。一個說話的流浪者，那到底是美國人

呢，還是英國人呢？若是從某個特定的國家來看便會成爲不認識的別地方的人了。我以前之所以反對聲片，就是這個道理。我用這道具來作成一種語言都還容易，說話卻不可能。因爲要殺害了我的二十年來的工作啊！不過，我將把以前的工作完全斷念也未可知。要是那樣，事情卻又變化了吧。我打算在我希望說話的時候便盡情地說一番呢」。

「那麼，您現在這個新作是那樣的？是聲片呢？還是默片呢？或者演出時由其他的演員說話呢」？

「在這個片子上是誰都不說話的。最初，我想縱使自己在不說話的場合，而給其他的演員說話也是好的。但是，後來卻知道那是無用的。因爲看起來我便會好像是個啞子一樣了。因此，我們不是像所謂無線電的放送那樣，而單單在間接底場合上來使用音響的」。卓別麟這樣說明了。

「還有，您的新片的名字叫什麼呢」？

「我打算叫它做摩登時代」。

「還是不是與默片同樣的方法來製作呢」？

卓別麟又點着新的香煙，自己斟了加啡。

「嗯，什麼都照從前的。當我們宣傳這個片子的時候，我們打算在若果聲片和默片同樣用八卷長的膠片的話，那麼聲片就祇能提供八卷那麼多的娛樂，但是用默片卻能幽優地提供十四卷那麼多的娛樂這一點上來特別地強調」。

「還有，關于演員方面又如何打算呢？演員還能繼續默片的演技方法嗎」？

卓別麟把頭斜斜地搖了搖。

「不，毫無用處。這工作一開始的時候，我最初便請了聲片的演員。但終于使我不能不解僱他，他們一切都喜歡說話的，戲劇的情緒一來的時候他們就自動的地開口了，把姿態表情全都要被忘記掉的。我一定要試探一下還記得默片和知道默片是怎樣做法的人們。而且，不僅演員，撮影師，助理導演以及其他的人們也一樣，完全不知道做聲片工作的，和多少記憶着默片時代的事體的人們都不能不探訪一下。從而我們將那批自聲片勝利以來就失了業的人們救濟一下是應該的」。

「從此五年以此會怎樣呢？您還想繼續製作默片嗎」？

「是的。在我製作喜劇範圍內，縱令遇到怎樣的困難也要繼續進行的。所謂喜劇者，是不能不有動作（Action）的。當人們一說話的時候，動作便停止了。比方我，無論什麼時候。如果把流浪人的道具廢掉，縱然可以如同製造新的道器的東西一樣，但是也常常祇能夠限於製作默片的喜劇吧。如果，萬一我做了演員或是導演而製作聲片的話，那也就只限於戲劇範圍內，決不是喜劇的了」。

「您這話，使我想起最近看非賓斯(Douglas Fairbanks)的影片時候所得的印象來了。他使用自己的一切體態表情的才能，全都依賴於動作（Action）。因此，他想把自己的說話和自己的動作相調和的時候，他便不能[illegible]快嘴地而且演劇的地來講了。那是喜劇的。其次，您對于聲片漫畫又怎樣」？

「那是今日美國唯一的電影藝術」。

「當然，您的作品是在外的……」我這樣說，我決不想阿諛他，只是因爲卓別麟關于自己的影片說得太過謙遜而想給予訂正罷了。他是不敢自稱創作藝術的。他講到關于自己的影片的時候，只是用「娛樂」這種字眼。他只是說，希望製作高尚的娛樂，或自己的影片變成高尚的娛樂，決沒有說過「藝術」這類的字眼的。

卓別麟微笑着，斟了第三杯加啡，又點着香煙。他繼續着說：

「可是，講到密基・毛斯或者其他的漫畫的時候，我是不敢恭維的。那是綜着兩個不同的形式之混合的不純粹底作品。不用說，它常常把音響不眞實的巧妙的使用着。可是最常見的是它愛「走快

路」(Easy-going)，祇把音響作單純底說明而使用。但，不論如何，我是期待着漫畫能向眞正的藝術之路去發達的」。

「卓別靈先生，您不可以在漫畫與組合(Combination)的製作見地上來研究一下嗎？畢竟，您所表演的是好像在其他一切漫畫上所描寫的一樣的」。

「這我沒有想到。有個時候，瑪利．璧克馥有個同樣的想念。她想演怪國內亞麗斯。她來扮亞麗斯，她的一切都在漫畫上描寫了。但是她以什麼理由斷了念頭，我怎樣也不明白。我對于這個結合到底是不是兩個形式的混合呢，也還有多少疑問的。尤其我，關于這個問題，還沒有緣由來作明白的考察。總之，以我的意思，重複地說，漫畫是今日唯一的眞正的藝術。在漫畫上，而且只有在漫畫上，藝術家才能够把自己的想像絕對自由地驅使，用電影來做自己所愛好的事，是什麼都可做到的」。

聽到這些話，又使我想起剛好今早在狄茲尼攝影場看到密基。毛斯的新的色彩漫畫的事情來了。我便將自己的眼睛被那過度濃濁的色彩所苦惱的事實說了出來。我雖則看了那長長的色彩影片虛榮的都市，可是那色彩完全地壓倒了觀衆，使得觀衆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動作或者(Acting)上面去。比如，密里姆．荷卜瓊斯絕望至極而臥倒在床上的地方，就有倒在絨壇上的一景。無論怎樣，那時的觀衆是看不見荷卜瓊斯的。觀衆的注意，被那絨壇的刺目色彩所眩耀了。

「是的」。卓別靈又燃着香煙說。「色彩是太濃厚了。看見不動的繪畫的場合和看見移動着的色彩塊的場合，那是有大大不同的。自己的眼睛弄得閃閃地發痛的時候，完結了色彩影片，再來開始看黑和白的新聞影片時，是很感愉快的」。

「那麼，您是不是以爲色彩影片具有着在聲片上所找不到的利益呢」？

卓別靈點着頭，「是的。電影是沒有如同人們所豫期着一樣的感動的(Sensations)東西的。畢竟，語言和色彩之間是有差別的。我以爲在電影上來使用語言的事，從美學的觀點上看來是不正確的，還有，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的搬運工具。然而色彩是不同的」。

「那麼，不用說，立體電影……」

「而且，Telvision……你說吧」。卓別靈這樣說着而笑了。「是的，人們是在製作着有聲電影或色彩電影或立體電影吧。然而在我是忠實地保守着聲片的。當然，我也想製作聲片，可是，如前所說的一樣，那會是成如戲劇的」。

我們的談話被中斷了。人們跑來報告卓別靈說攝影再開始了。那些人，是已經等了有三十分鐘了的。卓別靈站起來親切地允許了帶我一齊到攝影場去。

他出去了。在他的綠色的上衣上有很大洞和新撕裂的破隙，看見這個，就會使人想到那戴黑高帽，穿着走不到十哩路就會完蛋的長靴的山林中的勞動者來的。

這動作是在大街的一角和什麼的交叉點的小廣場上發生的。在那裏有(Cafeteria)式的大衆食堂，窗子上並排着許多酒瓶，還有那談起來意味深長的文字是「收買風雅」。這是卓別靈型的悲哀的流浪人躡着無錢的白吃，在飲堂主人的手裏被攫着推出來的一個場面。向來，這樣的主人對卓別靈型的人類給予辛酸的苦頭吃是大感其生活的趣味的。

正在我想像着的當兒，卓別靈便被扔出而坐在舖道上了。另一方面，是穿着黃色外套的勝利者，是這食堂的主人，惡意地在露出卑薄的笑臉站在門口。

撮影完了，又和卓別靈繼續談了一點兒話。他想起二十年前，一星期賺一百五十元的生意的時候的事。

「在當時，那是很大的工資啊」！他那氣色很好的臉孔上表現出誇耀和痛苦來，把美國喜劇的黃金時代，幽默地說出來了。當時，對着舒適的紳士的顏孔或繼母的顏孔上，正合時宜地投以蘋果餅的事，是非常重大的，而且是能引起大家的共鳴的話題的。

「我就在今日也還希望演一種悲劇的脚色」。他的說話總是帶着憂鬱的。「我的下一個影片，是叫拿破倫，而且，這一定是有聲的」。

「那麼，這是爲您自己着想的了」？我問。

「是的」，卓別靈點着頭繼續說：「這是很正確的觀念，而且是非常現實的的。這，不是從前所傳說的拿破倫的故事。這是關于和平主義者拿破倫的故事……但是，您恐怕要將這種消息拿去發表吧！我不到完成。這部摩登時代的時候，這消息是不發表的呢」！

我想到現在他將全世界的新聞界都還不知道的事情講出來的時候，便用全副力量來接納他。「據我所見，您的摩登時代不到八月半定可完成的。就我的訪問記也到八月半決不出版的。一定的，我可以發誓」。

「很好。那麼您算是最初知道的一個哩」。這樣說着，他便解除了警戒心。「我的故事是，拿破倫并沒有死在聖海倫島上。只是拿破倫的代身死了的。有一天，在拿破倫的謫戍裏，出現了一個非常像他的人，請您想想看。那人說，「皇帝啊，我願爲皇帝而犧牲。我來留在這島上，請皇帝歸到法國去，振救振將我們的富麗的國家吧」。您當可明白，不用說這代身也是法國人。於是兩人便掉調了衣服和地位。拿破倫便起程了。而這代身便當作被捕在聖海倫島上的身軀而留着」。

「拿破倫歸到法國了。法國因拿破倫戰事而遭受的創傷，現在是漸漸地復元了。拿破倫看見因自己的戰爭而惹起了恐怖的時候，遇着自己良心的苛責，便下了決心，這次不依暴力而以和平的手段來征服世界了。他便變爲和平主義者了。命運是不可思議的東西，竟然使他去作法國歷史的教授。他眞好像努力於和平思想的宣傳了。他論關於拿破倫的暴政及其所惹起的罪惡。——我想到這麼一景。即是拿破倫教授正在教着一個警察官的女兒的時時，不知不覺說出拿破倫是極道者什麼什麼。這小姐突然的站起來，全身抖索着向先生問：先生，您到底說些什麼呀」？

「這一來，在教授拿破倫的眼裏，愴惶地，好像他的過去的光榮的大砲或者什麼似的。而且，勝利的思念，便漸漸伸出誘惑的手來了。他便愉愉地召喚自己的將軍們來。但是，將軍們始初不知道他是皇帝，直到他把皇帝從前所隱藏着的一部份事情完全給說明之後，才恍然大悟而順從他。於是他們相信他而進行政變的準備了。拿破倫要是問：怎樣來改變自己的思考呢？其答復是：那些事情嗎，我的想法是在和平地征服世界。但是，首先，我可不能不在軍隊的陣頭上來把它征服。一征服世界，這次可要做良善的事情而把世界安穩起來了」。

卓別靈這時又好像想着其他的事情似的，把說話中斷了，忽然被勾纏起來。「今日的政治家，講着和這同樣的事——先生，還是講故事吧。準備已經完畢了。祇是等待時機了。當革命勃發的時候，拿破倫出現在人民面前的事情是最緊要的。這是說，必需把眞拿破倫歸來的事情取信於人民。但是，革命恰巧就要起義的時候，突然從聖海倫島上飛來了說拿破倫死亡的消息。被的計劃全部成了泡影。拿破倫便死於悲哀的絕境中。拿破倫的最後的說話是『殺我者爲傳我死亡之消息也。』」

「您是演拿破倫嗎」？我這樣問。

「是的。但是我是否做這影片的導演或什麼便還不知道。大概，我做導演也說不定。這是有聲片。我想做一個和以前所看見的聲片都完全不同的聲片來」。

繼續說，「我以爲現在的聲片，也沒有模倣舞台劇的必要的。」

（續至十六頁）



蘇聯戲劇

（右）「火藥庫」的四舞台面

（左）話劇的五個名演員



…藝術家陸…基導演的…克度

果戈里的「巡按」一場面，梅葉荷德戲院公演

莫斯科高爾基文藝劇院公演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雷雨」

莫斯科猶太人戲院公演莎斯比亞的一幕「李爾皇帝」

烏克蘭人音樂文藝十日節公演歌劇「第尼伯阿人經過多瑙河？」

蘇聯歌劇之發展

葛一虹

歌劇和舞劇都是富於誘引力的。蘇聯底人民從歌劇和舞劇感到了極大的興趣。每當一次演出時，總有許多人民熱心地前去參與。新聞紙上也常常討論着這類問題：怎樣才可以把歌劇與蘇聯底觀衆們更接近起來。

但是比起一般的戲劇來，歌劇則顯見得相當幼稚的，如果說戲劇作家在過去十多年間有着偉大的成就，產生了若干優秀的藝術作品，那在歌劇方面，就差得遠了。音樂家們在現今，對於新的社會內容底表演方法，仍在不斷地尋求最適當的式樣。

革命以前的歌劇在音樂部門中佔有一個優越的位置。彼得堡的馬林斯基劇場早在革命前就已大大地興旺過。這興起的原因是在乎那些藝術家們竭力的鼓吹和他們底贊助。當時馬林斯基劇場底上演節目裏除了烈姆斯基・當蘇葛夫，契訶爾斯基，木索葛斯基，華格納爾和華爾得以外，思得萊芬斯基和查理・思得羅斯底作品也常被演出着。在舞劇方面則常有羅孝・球加斯和萊忽爾底作品。彼得堡的第二歌劇場，常常演出杜柏珊和其他不甚著名的西方作家如華爾・福萊烈，杜爾柏得等等底作品。在莫斯科的情形，實在是差不多的，不過新歌劇底發展比較起來稍見緩慢些。

革命以後，來自勤勞者層的新觀衆開始當至歌劇場了。歌劇受到了新的觀衆熱烈的歡迎。但是，現存的劇目不能使新的觀衆滿意的。在開始，蘇聯的歌劇尚未產生，不得不把那些舊的作品添上一些革命的彩色，如以過去革命時代發生的事情代替了原著中的故事，這樣以應客觀上迫切的需要。不過舊作並非全體都可以改編的，能夠改編的有限得很，於是祗得向舊紙殘稿中間去找尋，希望發見一些有着革命意義的可用的材料。這樣在歷史的舊寶裏總算也有了若干收穫，如含有反宗教宣傳意義的，哥納特底改編的哥德的悲劇浮士德便是一例。

但這種嘗試實在也沒有什麼意義的。音樂是有着它一定的社會的含義，當然不能以修改的舊作來充數就算完成了它的創造的任務。這樣歌劇失去了它底獨特的表演性，結果必然會變成一種毫無可取，使人感到厭倦的東西了。

一直到一九二四年，蘇聯底作家才創作出了屬於他們自己底新歌劇。這些題材大部份採自革命運動底歷史。舊的作曲方法並未全被排除，在羅曼斯的原素上也曾廣泛地被應用過。這時期這類歌劇中有二個必須提出的，那就是特立亭的士提反・蘭菁和巴思欽珂底鷹的反抗。這部是取材於十六至十八世紀時代農民革命史實的。這些歌劇自舊

俄歷史歌劇的多產作家烈姆斯基·荀蘇葛夫那裏受有非常强烈的影響。二者之中巴思欽珂的鷹的反抗比較起來有力些。巴思欽珂企圖在他的作品間採用當時的民歌，但從大體上說來，這個歌劇底形式和一般歌劇底作法沒有什麼很大的差異，它的動作的發展也是基於個人的歌劇的情節上面的。

蘇聯歌劇發展史上第二期的代表作是左羅泰烈夫的十二月黨人。它是描寫急進派軍隊指揮官反對尼古拉第一獨裁政治所起的叛逆的某一歷史事件。這歌劇底音樂的語言比起搭立亭和巴思欽珂的作品裏的要大大地豐富而有柔軟性。但所含有感情的羅曼斯的氣氛却是相當濃厚的。因此，它還不夠資格稱爲一件優秀的作品，對於創造新的蘇聯歌劇形式不能說是已經獲得了成功。

雪索夫在一九二八年貢獻出了農奴藝術家，一九二九年又有了范茜倫科的日之子，這兩者表示出了蘇聯作家對於歌劇所下的研究，獲有了進一步的勝利。農奴藝術家是依照了萊思葛夫的小說，地主對農奴的壓迫和農奴羣裏的有思想的，勇敢的份子起來反抗的故事構成的。雪索夫在這歌劇裏屢次用了民歌，這顯示着比起舊歌劇所能理解的農民生活要深入得多。范茜倫科的日之子取材於一九〇〇年中國的義和團事件，這是作者長時期研究遠東音樂的成果。范茜倫科是一個音樂大師，又是東方歌曲底改良者；這歌劇底題材是有趣 外國故事，在純音樂觀點上來說，也是極有佳趣的。但，由於他對於中國人民底生活情景，以及特殊的社會背景還不夠理解得明白的緣故，這歌劇也僅獲得了若干限度的成功。

蘇聯歌劇之反映近代生活的也頗爲缺乏。即以內戰一事而言，採作爲歌劇題材的祇有極少數的若干作家。屬於這類歌劇，近年寫下的有思塔萊遜保的塔伽，寶杜斯基底達犯，克尼柏的北風和杜希伏夫底冰與鋼等，是比較値得論述的。

除掉克尼柏的北風，其餘的嚴格地說，都不算得獲得了眞正的成功。而失敗的主要原因也不外乎對於題材祇有浮面的膚淺的描寫的緣故。

寶杜斯基的達犯是描寫一支白軍騎兵進攻莫斯科時在一個鄉間發生的掠略事情。作者在這歌劇裏屢次採用了合唱歌曲。戲情是頗爲生動的，而幾個人物如地方執行委員福郁杜爾克麗納夫等無疑都是從現實生活裏發掘出來的。同時寶杜斯基也注意到把個人戀愛糾紛置之於不重要的地位，但整個地批評起來，他底作品受到舊歌劇如烈姆斯基·荀蘇葛夫，木索葛斯基及包羅格等的 唱曲底影響極多，而歌唱的部份和契訶福斯基的形式又極其相像。

克尼柏的北風是比較著名些的。這實是克爾雄的城市之風的音樂的改編。城市之風裏刻劃出了柏柯二十六個委員底慘死。克爾雄的劇本，原是沒有一點人道主義氣息的寫實主義的作品，無疑是蘇聯劇作底一個較好的收穫。至於在克尼柏的改作裏也處處顯出了一個熟悉西方歌劇表演方法的優秀作家的天才。可是當表演其中怨劇的境遇時候，稍見得乾燥無味，因此歌詞與音樂底配合未能達到十分完美。同時因爲克尼柏過多使用有吟誦式的樂曲，這樣限

制了它與廣大的觀衆更接近起來。但是在另一方面說這種現代管絃作曲法，和樂詞式的演說，應用在新的題材上面不可否認的是一個有趣而且是有價值的嘗試。

蘇聯的諷刺歌劇，在早年是不大發達的。當時有一種傾向，愛把名著喜劇來改編。首先是從郭戈里的諷刺小說和劇本開始，而所佔數量也比較最多。不過葛爾郎馬烈夫在一九二四年却創作了一個喜劇歌劇士兵伊凡。這個劇原是脫胎於內戰時代宣傳劇的；與木人劇的形式有着極相似的地方。作者在這劇本裏企圖復活那種民歌的藝術手法。但却不自覺地把在舊俄音樂家烈姆斯基．苛蘇葛夫處受到的強烈影響，在這劇本士兵伊凡里發揮了出來，這樣士兵伊凡便不能達到如希望中那般的成功了。

近年來所有的諷刺歌劇中間，也未有什麼值得重視的作品。至於文學名著的被採用，自木索葛斯基為郭戈里的喜劇婚禮配製樂曲以後，又有一個青年作曲家蘇塔哥維支把郭戈里底幻想小說鼻子改編過。蘇塔哥維支在諷刺歌劇園地裏是一個驕子，極有天才的青年作曲家，他所改編的鼻子在俄羅斯音樂中可列入為第一級的諷刺作品。由於他底天性和偏愛於作大胆的試驗，他在他底作品中最愛引用潔簡與明快的習語。他所以願意採用郭戈里底小說，正因為郭戈里對於尼古拉第一沙皇時代底社會曾下過極深刻的諷刺底緣故，為了要加强這種諷刺的目的，蘇塔哥維支把文學原著底主題特別使它鮮明，强調了起來。有二點值得提出的：第一原著中底暗示，藉了戲劇對話因而表示了出來。第二，許多新的場面是介紹進來了，如找到了鼻子的那一個最後的場面，恰當地描繪下了尼古拉第一時代的那種官僚派底典型。這裏也必須要指出的作曲者在這歌劇中對於管絃作曲法以及整個音底處理上都用了極新穎的手法。總之，這工作可算得頗為艱難的，然而蘇塔哥維支的鼻子却獲了成功，在世界舞台上佔有了一個最重要的地位。

比起鼻子來，蘇塔哥維支的近作歌劇姆眞思克地方的麥克佩絲夫人，又有了顯著的進步，這是列思葛夫小說底改編。在這齣歌劇裏，作者首先應用了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理論。它在當時立刻成為最受歡迎的一個作品，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同一時期就有了三個劇場把它來上演。

蘇塔哥維支寫作麥克佩絲夫人大約用了二年以上的長時期。列思葛夫的小說描寫一個聰明女子底悲劇命運，她是生活在革命前俄羅斯黑暗環境中間的。這歌劇底題材是極其陳舊而且又是非常簡單的、愛情、背棄、嫉妒、以至於死亡。但作者却稱他底歌劇為悲劇的諷刺。他描繪了一列圖畫：商人階級底生活，黑暗的，無思想的，野蠻的，以及一個多才多藝的女子犧牲在這些魔鬼底手中等等。蘇塔哥維支寫作時常常提醒自己不要陷落到以為有了引人發笑的資料就算是諷刺的錯誤觀念中去，這種對於諷刺所下的不正確的解釋，在某一時是頗為流行的。相反在麥克佩絲夫人中，他試驗着去創造一種眞實的諷刺，它暴露出了世界上的野蠻，可恥與屈辱，以引起人們對它懷有憎惡。

雖然麥克佩絲夫人底樂曲是通俗的，但却極其和諧動聽，而且它底情調又是現實的描寫。在鼻子中間，蘇塔哥維支開始試驗一種音響効果底極尖銳而又極複雜的方法，

到了麥克佩絲夫人，他稍稍獲得了成功。這種方法的應用在現在已成為極普遍的了。在這歌劇裏面有一個合唱樂隊，是非常特色的，生動而富於表演性，比起那流俗的歌劇中之多餘的合唱來，不知高明到若干倍。

伊普烈塔夫・伊凡諾夫是一個蘇聯底老年作曲家，他也採用了郭戈里底材料來改編，這便是木索葛斯基所先改編而未完成的喜劇歌劇婚禮。木索葛斯基僅完成了第一幕，伊普烈塔夫・伊凡諾夫便從他所停下的地方繼續寫作了下去。但是二人對於原著的態度却有着根本的差異。木索葛斯基是音樂界中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他發現了一種特殊的調音法，這種調音法把沙皇時代官僚制度以及一羣聖彼得堡官員底愚鈍，恰當地表演了出來。而伊普烈塔夫・伊凡諾夫把郭戈里底原作按進樂譜就算了。這種處理郭戈里原作的方法和木索葛斯基的基本觀念絕然不同的，因而削弱了這作品底特殊的社會的表演性。

亞力山特・克萊恩是一個研究猶太音樂的專家，他是勤勉而多產的，作過歌曲，室內音樂和合奏團的音樂，同時也作過鋼琴曲。他寫過像沙樂美那樣的交響樂詩。又曾經把佩烈茲的舊市場之夜那樣的古典作品製成了音樂。總之，他對於猶太民族音樂的貢獻是頗有價值的。

以上所列舉的作家和他們底作品，代表了蘇聯歌劇發展中的幾個主流，從而大概的可以獲得一個十餘年來蘇聯歌劇劇作底概況。

（續自十二頁）

聲片是允許對話的；但也祇是允許而已。您現在對於我想做的怎樣的事情總可以明白了吧？作者自身也是加入在故事中的。這，是所謂借着對話來進行對那場所的解說。當然，我打算最初只作很簡短的嘗試，以後方來開始適當的大作品的製作。

「您在這作品上面期待着什麼呢」？

「戲劇的動作的凝縮。請看吧，在影片上為着說明人物而用長長的對話是必要的。我是打算給予適當的說明之後，便祇用現實的動作來繼續展開的。請想像一下，一個人死了的影片，在某種適當底時候，聲音是有的，在兩個人登場之中，若是一個死了，也是很有趣的吧。這種做法，您想我可所把它作得很緊張（Tension）嗎」？

「那是一定的。但是電影會有變成圖畫讀物的的危險吧」！

「那危險是有的。」卓別靈承認了。「但是我知道避免方法。總之，我要製作聲片的時候，不把對話完全的使用，就是使用也只打算節約而行罷了。我以為所謂電影者，比之戲劇或舞台是更接近於故事或小說的要點的。小說家使用着和電影同樣的手段樂於同樣的自由，而且沒有任何的規則的拘束。因此，我雖然使用語言，但不單是在會話的機能之中，是使用於全然不同的機能之中的。您知道嗎，我以為在電影脚本作家的範圍內，眞正地把電影戲劇化的事情，并不是在於說明的形式之中，毋寧是在文章的句節之中。當然，把它詳細的說明是困難的………」又，卓別靈說：「我是不能將我所想的作更詳細的說明的。我想不論誰都比我在這裏所想的早，而且一定已把這些工作開始在先了的。我是希望着我在這正確的道路上進行的」。

這時，助理演導又來叫卓別靈了。我們告了別，便完結了這場會見，我得到眞正適宜於稱為偉大的藝術家的却利，卓別靈的愉快底心情，便離開了他的攝影場了。

劇作過程解剖

奧列沙作
張庚譯

奧列沙　蘇聯小說家，戲劇家，他的劇作曾在梅耶荷德劇場，瓦哈旦戈夫劇場上演。去年戲劇節他的三肥人由莫斯科第一藝術劇場上演，博得無數好評。

馬霞年齡：二十三歲。

她底丈夫。有絡腮鬍子。疲於工作——無論如何，他說他非常疲倦了。

丈夫的名字叫做波立斯米海洛維支——波立亞。

他要作弄人，沒有什麼事比使人不舒服能給他更大的快樂了。

如果他成功，他一直笑得眼中泛眼淚。如果他笑完了，就取下夾鼻眼鏡，揩眼睛。

他也許穿長統靴。

絡腮鬍子，夾鼻眼鏡，長統靴。

辦公回來，他的先決問題是吃飯。『哪，飯怎麼樣？』

一個碗碟架，整潔的。他走到屏風後面去洗手。在屏風後面，他參加着舞台上人們的談話。

舞台上是馬霞的父親和郭芬開醫生。郭芬開醫生是鄰居。劇中人物三個：

丈夫

父親

郭芬開醫生。

丈夫從屏風後出來，還在揩着手。

馬霞的父親是個老頭子。坐立不安。像一匹灰色的山羊。會做飯。說：『我有烹調的才幹。』

人的行動說明了他的性格——那是很明白的，但性格也被人與事物的關係所說明。在這劇本中，我想用各人怎樣注意不同的事物來暴露劇中人物的性格。比方，坐電車。那個我稱他做丈夫的角色，我把他想像成一個自私的人，一個小心眼兒的人，天性是佔有慾和秘密的固執。在他動作之前，我就希望觀衆知道他是什麼一種人。

丈夫（從屏風後面出來）： 今天我等電車——哪，它竟遲了四十分鐘！

父親： 可怕！

丈夫：（對醫生） 哪，事情怎麼樣，亞伯拉罕米可尼支？

這句問話是隨便說來幷不指望回答的。丈夫對于郭芬開醫生的事業進行一點興趣也沒有。他只對自己的事情有興趣。

醫生： 好極了，謝謝你。

丈夫： 你們知道什麼事使我奇怪？

什麽事使他奇怪？

今天我在電車裏想……那麽多的羣衆坐電車從對面經過！等我算算看，都是女人跟小孩。是罷？後面就是莫斯科蘇維埃的人。

父親：還有病人。

丈夫：對了。病人。所以你看見女人帶着小孩子，蘇維埃的人，病人……後面還有瞎子，和老練的兵士，那些電車工人幹什麽？呃，還有那些兵士？後面還有各種奇奇怪怪的人……你就猜不出他們是什麽人！

郭芬開醫生現在也插嘴來談電車的事了。這個角色和丈夫在性格上恰恰相反。所以他必須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談電車。

醫生：我在一個車站等車的時候，車子老像再也不會來了似的，北方今天，我等着。沒有。就要見一部車子……後來來了，空車子，一連三部，偏沒有十七路，當然，我看那些羣衆都在等十七路，如果我等的是別路車子，那麽那路車也就會不來了，後來呢，那些羣衆還會在那里等。我是一個都市交通的鬼才。

這樣，可以在戲開始之前給觀衆對于與我們發生關係的各個角色一個觀念這醫生是有風趣的，會獨自笑，（這是一種智慧的表徵）當然，這是一點討人氣。丈夫是一個小聰明，狠心，被小小的野心蝕盡了的人。

醫生走出去，他剛剛轉背，丈夫說：

『我們的醫生是十足——你知道什麽』。

六點一刻。

馬霞馬上就要從辦公處回來了。

這是第一幕開始的方法。

他們的運氣怎樣？

一個有分格的碗碟架，黑色，格子都有彎曲的刻花支柱。

一張蒙着布的有墊長椅。

屋子中間一張餐台。

一把靠手椅子，這兒是飯廳，父親睡在這兒的有墊長椅上。

一個面盆架在屏風後面。

× × ×

丈夫焦燥地等着吃飯。

話題落在醫生身上。

『如果他是一位好醫生，他應當去實習，可是他……他卻在戲院里做事，』父親說。父親只說些不關痛癢的話。有些人，他們每個意見都是不關痛痒的。比方：

藥不可靠。只有手術才可靠。』

一句不痛關痒的話，他是從別處聽來的。它刺進他的腦筋，現在他反復着它，而且以爲自己達到了這個結論。這種樣子可以把他漫畫化成奇形怪狀，例如，可以讓他說出這種話：

『我有一種魚毛，我叫它做魚毛。』

或者：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說——比 來都好！』

他相信他是唯一說這話的人。

郭芬開醫生稱他：『不關痛痒先生』

不關痛痒先生對於他的生活，和他同世界的關係全很滿意，對於他，萬事萬物都是清楚容易理解的。

郭芬開醫生在一個劇場里做醫生，一位劇場醫生。

外貌上他像華爾第。（註一）

五十六歲。

發光的熱情的眼睛。

亂頭髮，斑白的鬍鬚——稍微偏向一邊。快動作。他[illegible]轉他的頭。

亞伯拉罕來龍諾維支郭芬開。

× × ×

他愛着馬霞。

× × ×

一個富於同情的老頭子愛着一個年輕女人。

也許在什麼時候他醫好過她的猩紅熱。那時她十三歲。那時他是戀愛着小孩了。

他給自己引用了下面一句詩：

『或者愛能用一個臨別的微笑照耀着憂鬱的死期』。

而且哭泣，一次他哭得很利害，把衣襟全都哭濕了。

一個富於同情的老醫生，衣襟沾着淚水。

他寧願把自己想像成一個[illegible]趣的樣子。

他爲什麼是一個醫生？我曾經寫過一個劇作，爲帶武器的問題所左右了。在這個劇本裏我預備了一個謀殺的場面。這謀殺是由一個醫生之類的人來計劃的。醫生造成一個謀殺是很容易的。各處都沒有阻礙。醫生有毒藥，至少容易得到它們。所以我給謀殺者的職業是醫生。我是這樣想像他的：這醫生愛好藝術，他愛戲劇，因此他有一種特殊接觸生活的方法。他從藝術的三棱鏡中去看生活。他可以想像非常的行動。

馬霞　辦公處回來。

丈夫生着氣。『爲什麼這麼遲？』她常常是在這個時候回來，但她老是向她爲什麼這樣遲。這是他的脾氣。他眞要吃東西了，他[illegible]問道：他認爲他的妻子就是造成那[illegible]的[illegible]情緒的原因的化身。

他們坐下吃飯。

馬霞接着他父親的手把飯預備好了。

讓我們在這劇中使用日常談話看看。零碎不連續的談話常常從中心跳到別的地方去。

他們吃着飯。

丈夫：（向馬霞）　哦！你剪了頭？

馬霞：怎麼！你沒有留　，昨天就剪了！

丈夫：郭芬開醫生眞是十足……

父親：當心，馬霞，你要弄髒衣服了，我常說他瘋了。

馬霞：我剪得太短了嗎？不罷。

父親　劇場醫生究竟是什麼呢？

丈夫：他跑到河邊上去，昨晚一整晚。爲什麼我們老是一根火柴也沒有？

馬霞：你開了他的玩笑了。他是一個蠻好的人。我剛剛還看見火柴。

父親：你看點心老是來得這樣粗，老是這樣。

郭芬開醫生進來。

他們問他昨夜爲什麼跑到河邊上去一整夜　。丈夫躺到長椅上去。

丈夫：回家的時候，我就看見醫生坐在那里，那是什麼意思呢？起初我還沒有看出是他。

馬霞：（向丈夫）　要不　我給你枕頭？

父親：當然，給他一個罷。

丈夫：（繼續他醫生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在雨里面。多謝，小馬霞。

父親：眞的，昨天下雨來的。

丈夫：我看見郭芬開醫生坐着……

劇本的主題：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是一個完全的社會。郭芬開醫生得到下面的見解：如果整個社會制度優良些了，那麼現在，社會中的每個份子也應當優良些。在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裏，人們應當清白些，高尚些，豪爽些。

這就是郭芬開醫生的思想。他知道世界上進行着一個階級的戰爭，那是一個可怕的戰爭。對于敵人絕不能饒恕——沒有饒恕。但是醫生却想着無階級的社會，他似乎覺得應當爲那種社會作一點準備工作。人們都應當知道，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就應當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完全的社會。郭芬開醫生認爲在一個無階級的社會裏，對于人類性格的改善可以毫不注意。

他看來：

一個好女孩子愛着一個壞人。馬霞愛着一個自私者。一個小人，一個只想佔有財產的人。這成嗎？如果這是一個錯誤，就應當說明它糾正它。怎樣才能夠糾正呢？

丈夫：所以我們正在等着，醫生。也許你會告訴我們你在河邊上做了些什麼。

醫生：我在那兒解決一個問題。

丈夫：問題？

醫生：是的，如果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一個好女孩子愛着一個壞人，怎麼辦？

丈夫：你所謂壞人是什麼意思？你以爲世界是由好人和壞人組成的麼？

醫生：我是這樣想。

丈夫：社會只分成各種階級，但是并不按照性格分。

醫生：我知道，但是我所想的是無階級的社會。

丈夫：哪！無階級的社會還早得很哩——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後，他們說。

醫生：并不那麼遠。

丈夫：所以你以爲在無階級的社會里會發生一個性格的鬥爭麼？

醫　：是的。

丈夫：有趣得很。

醫生：正是，比方，我相信在無階級的社會里，他們會把自私的人定罪的。

丈夫：簡直是開玩笑！

醫生：這正是我想起一個無階級社會的原因。人與人之間沒有金錢關係，人的眞價值就會成爲唯一的標準。去想想罷。你看……假使有一個壞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只要他有錢，就認爲他好。但是在一個沒有金錢標準的社會，一個壞人就是一個壞人，沒有多的。……而且大家都會曉得他壞。

丈夫：非常模糊，什麼是壞人呢？

醫生：好，比方你，就是一個壞人……

丈夫笑了。郭芬開醫生很快地在房子裏

踱着。他身體挺直，雖然瘦，可是一點也不駝。他抽着烟。當把烟送到嘴邊，又把手拿開去敲烟灰的時候，有一種優美的風度。

丈夫：哪！那麼你怎麼解決問題的？

醫生：如果在一個完全的社會里，一個好女孩子愛上了像你這樣一個壞男人，那就是說，那是有點錯誤。是一種偶然。在完全的社會里，人類關係不應當有偶然情形里的錯誤。

丈夫：那麼怎麼辦呢？

醫生：與你離開！

丈夫：我和馬霞嗎？

醫生：是的。

丈夫：如果她不高興……（喊着）馬霞，小馬霞！

醫生（憤怒）你不能在馬霞面前提這些話。

馬霞進來。

丈夫：你知道嗎，馬霞？醫生說，我們應當分開。你以為怎麼樣？

馬霞：怎麼分開？

丈夫：為什麼分開？他說我是一個壞人，你不應當愛我……你覺得怎樣，……我壞嗎？

馬霞：不，——好！

丈夫：你聽見嗎，醫生？

醫生：她是一個傻子，她什麼事也不懂。你就佔了她是個傻子的便宜。

丈夫笑了。

馬霞坐在長椅上丈夫的旁邊。

父親提一壺開水進來。

丈夫一笑得哭了。

醫生：問題還有一個解決方法。我要去實行。我不要任何人勸我。人家都不注意這些事——我却要做。我要做個榜樣。我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丈夫：做什麼？

醫生：我要懲罰……

丈夫：誰？

醫生：你！

第一幕就這樣結束。醫生快步走向門口，不見了。

丈夫從長椅上坐起，取下他的夾鼻眼鏡，揩着眼睛。父親倒出茶來，下着判決：『幻想家，這位醫生，幻想家。』

丈夫：你知道嗎，馬霞，這些事怎麼來的？那都是因為他愛着你。那就是他恨我的原故。

敲門的聲音。

起初大家都奇怪，一個青年人站在門口，帶着動人的笑。他有一件行李。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青年：她沒有把鑰匙留在這兒嗎？

馬霞：誰？

青年：我的姑母，

現在事情全明白了。這青年剛從車站來，他的姑母住在隔壁。

馬霞：卡泰林娜伊凡洛娃嗎？她沒有留。但是你應當昨天來呀！

青年：對極啦，那是我的錯。

馬霞：你的姑母要天黑才回來，

青年：當然的，那是我的錯。

馬霞：那麼你要在這兒等啦。

青年：我可以嗎？

馬霞：怎麼，當然可以。

青年留在這兒了。以後，整個戲劇就圍繞這青年人而發展。

（註一） Veadi 十九世紀意大利歌劇作家

編劇雜談

翰笙

一　聲明幾句

××先生來信，要我寫一篇關於舞台劇的編劇方法的文章，老實說：我的舞台經驗和戲劇藝術的教養，還不配來談這一類的問題的。如果在這個題目之下，一定要我也來嘮叨幾句的話，那我也只能以一個戲迷的資格，來對我們年青的劇作家們，簡要的發表幾點拙見。

二　沒有鬥爭便沒有戲劇

「沒有鬥爭，便沒有戲劇」——這是文藝領域中戲劇這一形式所應具有的主要特徵之一，如果從我們的戲劇作品中，看不見鬥爭，看不見矛盾，看不見衝突，那我們是很難保證這一劇作的成功的，大家總還記得：丁西林先生的許多獨幕劇能，嚴格的說來，丁先生的許多作品中有一些只能算是很輕鬆的小品文，不能看成是可以上演給觀衆看的成功了的獨幕劇的。因此我們在編劇的時候，在題材的採取上在故事的發展的結構上以及在情節的穿插上，都應該注意，將鬥爭和衝突巧妙的交織在我們的戲劇作品中。

我們不要忘記掉蘇聯文學顧由會在「戲曲作法」一節中的幾句名言：

『戲曲中每個人物或一羣人，必定是互相爲什麼鬥爭的，否則便不會有好的劇曲的。自然，依其旨趣言，唯有那在建設新社會的任務周圍『動員勞動者的思想，成績，意志』的劇曲才是改造世界的武器。』

在我們中國的民族生機快被敵人斬絕殆盡的現在，我們有權利對我們的每一個編劇者說：唯有那在推動幷執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任務周圍，能夠動員全體中國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戲劇，方是我們迫切需要的「國防戲劇」。

三　關於技術

關於編劇上的技巧問題，我們是絕不應該輕視的，儘管我們能夠把握着積極性的主題，儘管我們能夠抓取着有嚴肅性的題材，然而我們如果不能意匠經營的去善於運用技巧的話，那我們將無法創造精美壯大的形式，因而我們

作品中的較高級的藝術性就會減低，對於觀衆的感染力和教化力也就會因之縮小，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似與用不着在這兒多說的。

那末，編劇的技巧，究竟是一些什麼呢？

洪深先生在他的「編劇二十八問」裏曾經有過一次囘答，他說：「編劇的技巧，是三個S，卽緊張(Suspense)出奇(Surprise)與滿意(Satisfaction)雷孟瑞教授說過：在糾紛解決之前，應當是十二分的緊張；在糾紛解決的時候，應當是十二分的出奇，到糾紛解決之後，應當是十二分的滿意」

這一解答大體上說是不錯的。不過牠的缺點：第一是在把技巧問題局限於三個S之內，實則緊張出奇與滿意，只能說是技巧問題中的一部份，而不能算是全部，第二是雷孟瑞教授對於三個S的解釋也未免太機械了一點。如果照着做去有時便爲這一規律所限而不能活用。

更廣泛的說來，編劇上的技巧問題，實在包括的範圍很寬的，從故事的發展到劇情的穿插，從人物的配比到個性的刻畫或典型的創造從情調的統一到背景的佈置……這一切都似可以算做在技巧問題之內的，在這兒我們更可以簡單的分開來說一說：

第一在故事的發展上，基於主題的暴露，而伸引出來的一條主線，雖應匯流着無數汹湧着的波瀾，一步加緊一步的追進高潮，然而在編劇上所最應忌諱的，是在於這一主線的混亂與繁雜，因爲這一主線一雜亂，主題也就會跟着因之起了混淆，於是我們的劇作者也就不能在觀衆身上收到預期的教化上的效果。

因此，我們在主題的安排上千萬別要貪多，貪多就會一無所得！

第二，在劇情的結構和穿插上，只要能夠無傷主題而又能夠增强劇力，我們是儘可能的歡迎緊張，歡迎出奇，也歡迎曲折的，我們不怕寫得波瀾層疊，只怕寫得嚕哩嚕囌，不怕寫得逸趣橫生，只怕寫得乾枯無味。因爲一乾枯，一嚕囌，那我們的觀衆就只有看得打瞌睡了！

第三，在人物的配比和刻畫上，這又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的：第一，我們不必接受我們舊劇上的「跑龍套」的所謂遺產，把不必要人物隨意擺幾個到劇本上去，這就是說，我們千萬不要寫一個多餘的人物，我們的劇中人，不論大小，都各自有各自的作用，都得捲入對立中的任何一方，用引動用鬥爭來表現自己的。第二，戲劇中人物，都應該性格化或典型化，這就如高爾基所說，我們應該「從二十至五十乃至數百人的商人官吏，工人之各個人中，把其最有特質的階級的特徵，習慣，趣味，動作，信仰，話態等抽繹出來，把牠們在一個的商人，官吏，工人裏面統一起來，」這樣那就可以在我們的劇作中創造出典型來了。

第四，在情調的統一上和背景的佈置上我們所應注意的是悲劇應有悲劇的空氣而喜劇也應有喜劇的空氣，這兩者之內雖不是絕對對立的，但總各自有其重心，不應雜亂的，否則時悲時喜，時喜時悲，那在全劇的統一性上就會遭受破壞，而使觀衆看得莫名其妙。至於背景的佈置，最要緊的是要能夠與劇中人物所出現的時間地點以及該人物

的社會出身都要顯得很眞確很調和才對，否則是會鬧笑話的。

上面我所談這些技術上的問題，看起來都是編劇者所應注意的「人之初」，可是一做起來要做得恰到好處那却頗不容易了，我們且不要說那些初學編劇的人常常會犯許多毛病的，就是許多有了相當成就的戲劇家，也還不免在他的作品中有許多嚴重的缺點的。

四 題外話

由此，我到想到幾句并非題外的題外話來說說：

中國的戲劇運動，雖然年來有着很大的發展，但其本身始終是在受難期中，中國一般的劇作家，除了應同一般的救亡志士去過着苦門的生活而外，書本與舞台，我覺得是應該常常去接近的。我們應該隨時問問自己：我們究竟研究過莎士比亞，歌德，席勒，莫里哀，囂俄，果戈里，托爾斯泰，奧斯特羅夫斯基，高爾斯，易卜生，蕭伯納……等等偉大作家的作品沒有？如果已經研究過他們的一些劇作，我們究竟從他們的作品中又學習得了些什麼？

只要我們肯抽暇來向這些大作家學習，我想到比多讀幾本編劇法之類的書好些，至於舞台經驗之大有助於一個編劇者，那更是不待多言的。何況多演一次較有意義的戲，多災多難的中國戲劇運動也就能夠多推進一步呢。

消息報道

沈西苓編導之十字街頭在楊樹浦平凉路敍拍工廠外景一場，適有日本學生軍一隊在旁實習巷戰，竟謂「中國人還在拍戀愛戲」，沈聞之不禁喟然，而一般的軟性論者聞之則又將有何表示？

× × ×

岳楓近表示不再製作軟性片子，希望他能堅決不屈，再爲他自己造就偉大的前途。

× × ×

滬上三十二位電影文化工作者會聯名忠告藝華營局，現藝華已有答覆，而該三十二位也起草了回答，不日可以發表。

× × ×

傳說生死同心在南京審查時，加了一條字幕和黨國旗，刪掉兩句對話才准通過。沈西苓的十字街頭也給刪去多段，而袁牧之的馬路天使，却以描寫社會「不良現象，情景殊屬卑劣，」不予通過。

× × ×

史東山導演的狂歡之夜近由上海大戲院加譯俄文字幕放映三日後，即運往蘇聯開映，聞應雲衛之桃李刧也將運蘇。希望中國的電影製作者多製作些能夠代表中國文化的片子，運往外國以消滅人家侮蔑我民族的不良觀念。

× × ×

江蘇活力劇社，爲該地藝術青年朱鶴，李心化，魏天鈫等四十餘人所組織，最近正從事國防戲劇運動，並已於月前作首次公演，劇目爲漢奸的子孫，烙痕，父子兄弟，漁光等，成績甚美滿，頗得觀衆好評。現定於明年元旦，將赴泰縣作第二次公演。

× × ×

業餘劇人現擬排三劇：一是舊俄奧司托洛夫的雷雨，一是愛爾蘭奧克寨的醉生夢死。以及托爾斯泰的黑暗的勢力，大約年底在卡爾登公演。

× × ×

四十年代劇社十九日起在金城公演賽金花十日，成績不錯，賣座也很好。文明戲場如新新公

（續至五八頁）

對於劇本創作上的一點意見

唐納

我在拙作葉賽寧時代一文裏，曾引了一段布哈林的對於文藝創作的意見，他說：

「把我們青年像馬那樣的，不論何時都用同樣的糧食養育着是不行的事，更多給些有變化的問題呀，……而更少給大概本質必好的舊套的材料，這官僚底，觀念的創造之果實呀！」

在這裏得加以解釋的是，他並不曾想否定了觀念的創造之果實的價值，自然，在連這一種果實都還沒有的時候，這種果實是有它產生的價值與必要的。

不過，我的意思是，對於一個劇作者，我們不妨要求得較高一些，我們可以要求他去汲取「本質必好」的優秀的內容，我們也同時可以要求他以優秀的方法來表現這優秀的內容。——在實際上，這兩個要求，劇作者在創作時也應該向自己同時提出的。

電影藝術有電影藝術所特有的技巧，舞台劇藝術也有舞台劇藝術所特有的技巧，這種特有的技巧，對於一個電影或舞台　本的作者是應該特別把它把握住的。

曾看了一張美國偵探片，這是個舞台劇改編的，劇作者依舊用一個神色愴惶的女人的嘴來形容出一件很恐怖的暗殺案。我當時就想，這位製作者為什麼放棄了這「恐怖」，「緊張」，「刺戟」的一場呢？是為了要替公司省下些佈景費呢，還是忘掉了電影是可以「突破舞台劇所受的空間與時間的限制」的這個條件呢？

不過，無論怎樣，這位劇作者太忽視了電影所特有的技巧是可以斷言的。

幾月前，在某學校裏看了舞台劇秋陽的演出，我覺得，在這個劇本的結束上，張庚先生在改編的時候有些疏忽。

受了空間的限制，在這短短的獨幕劇裏，要忠於原作，要表現出父親在郊外如何把他的兒子打死是不可能的，但既是改編，我們是可以把郊外改成門口的，父親如何把兒子打死的情形，儘可以在台上表現給觀衆看，像現在這樣，在幕後用槍聲一響來傳達，是得不到很多的效果的。假如嫌母親在旁不方便，可以要她進去，等她出來，看見了兒子已被丈夫打死，然後伏在死屍上放聲大哭，我想，也許會比現在這樣冷五分鐘之久的場，然後用一句對話來使得她哭，更容易收效一些。

這是在我記憶裏的兩個例子，我只是在想借來說明一個劇作者需要緊抓住各種藝術的各種特有的技巧的。

另外，不記得是那幾張影片，那幾個劇本，簡直就只求「本質必好」的「舊套的素材」，而不去計及演出的效果必好了。

為了要使我們的作品更能獲得廣大的羣衆的擁護，為了要使我們的作品更能燃燒起張大的羣衆的心頭的火焰，「寫什麼」的問題之外，「如何寫」的問題也該是值得每一個劇作者所特別注意的呵！

黑地獄（四幕劇）

凌鶴

人物：

金姑娘　二十六歲生活在下層社會中的嬌豔而聰明的少婦，在蕭漢江的把持中。

倪　毅　二十九歲在東北戰地歸來的鬥士。曾經受過中等教育。

馬國材　四十六歲流氓出身。有才智，有魄力，靠着鬼子的力量，他爲下層社會的權威者。

蕭漢江　五十一歲頭腦簡單，爽直，勢利，也略有義俠風。絡腮鬍，掩着臉上的刀疤。

蕭大龍　二十五歲蕭漢江的養子。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血性青年。

崔善慶　五十八歲貪婪，吝嗇，固執。韓國籍的鴉片窟的主人。

崔朝明　二十五歲崔善慶的兒子，倪毅的朋友。

洪二爺　四十七歲亦名紅疤子。前清時曾捐過道台，可是現在却是小偷了。好誇大，善屈辱。

石富財　五十四歲洪二爺烟床上的朋友，憨直妄想，自作聰明，什麼都沒有，但吃了烟也什麼都滿足了。

李三泰　三十五歲失業工人，用盡一切方法來找職業。

李大嫂　三十三歲李三泰的妻。富於情感，神經質的勇敢婦人。

老　王　四十三歲嗎啡中毒的苦力。

小　張　二十六歲嗎啡中毒的苦力。

王老爹　七十一歲老王的父親。

張大媽　五十八歲小張的母親。

白帽子　三十七歲

羣衆甲乙丙　年齡不詳皆爲男性。

其他男女羣衆多人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六年夏天的某日下午。

地址：天津旭街與壽街之間的某舊洋房內。

佈景：

這是舊洋房的地下室。後方中央有半月形鐵窗一，可見街中舖道上行人的脚。窗的左方，（卽觀衆席的左方）有一堵突出五呎的牆。牆左有隔成房間的板壁。這房間是這煙窟山本洋行主人住的。房門開在極左的角上，板壁挖一圓洞，作爲房間的窗戶。牆與板壁合組成一條小巷，小巷中斜掛着多級的石梯，那是通大街的。當梯的門打開着的時候，陽光像水似的瀉下來。否則半月形的窗便成爲陽光唯一的來源了。窗右的前方橫斜着通地面上金姑娘房間的士敏士樓梯，樓梯上少不了有鐵的扶手欄干。就在這梯的後面，貼着短板壁。壁後和最後的牆之間，佈置着幾個煙炕，但都不爲觀衆所見，室中有破舊的八仙桌板凳和竹椅之類，桌上有茶壺酒瓶等等。

幕啓：有幾個苦力烟蚜炕上吸紅丸，連石富財和小張也在其內，不過都不爲觀衆看見。崔朝明很無聊的在桌上用手指醮茶碗的水寫字。洪二爺已經吸飽了紅丸，坐在通金姑娘房間的樓梯上捉蝨子。小張自煙炕上走向左旁圓洞的窗口，很愼重的數着銅板，交給坐在圓洞後面的崔善慶。

小　張：崔老闆，再賣給我兩粒。

崔善慶：（自洞裏伸出頭來，數着銅板。）少一個子兒。

小　張：少一個明天來補行嗎？

崔善慶：（向小張伸着手掌。）那不行。

小　張：眞沒有，崔老板！

崔善慶：（交給他一粒紅丸。）那你就少買一粒罷。

小　張：（苦笑而怯弱的接着一粒紅丸。）那末多着的幾個銅子兒呢？

崔善慶：（想給還他，但想了一下又收下了。）就存在我這兒罷，明兒你不是還要來的麼？

小　張：可是……（只好笑笑的仍然走回原處。崔善慶亦隱去。）

洪二爺：（在捉住一個快要逃走的蝨子。）往那兒跑？（捉住放在嘴裏切死了，吐在地下。）呸！下一輩子再來咬我二爺，瞧你妹子！

石富財：（從烟坑那邊走出來。）這個屋子眞奇怪，天還不怎麼熱，可是這兒却悶得慌。

崔朝明：可不是，在這地底下，看不見陽光吸不够空氣，一天到晚就這麼黑黝黝，陰沉沉，好像給什麼壓住着，簡直換不過氣來。可是日子過得久了，也就慣了，到後來，也會覺得很別致。有趣兒。

洪二爺：（捉着兩個蝨子送給崔朝明他們看。）瞧！瞧！兩個疊在一道。瞧他妹妹的，我的血給牠們吃得飽飽的，牠們到快活，（兩手將兩匹分開。又送到口裏，）你們吃二爺的血，二爺吃你們的肉。（吐痰）呸！讓你們做風流鬼去！

洪二爺：（停止捉蝨，穿起衣服來。）哎！「捉不淨的蝨，拿不完的賊」，這句話有道理。

石富財：洪二爺，這句話駡誰呀？你自己幹什麼的？

洪二爺：什麼？

石富財：那還要我來點明？人家爲什麼叫你

紅疤子？你臉上的那塊大疤，不是做賊給人家打疤了麼？

洪二爺：放你娘的屁。你又比我强？你只有九個手指頭。早告訴過你，這是一塊瘡疤，你今天又來瞎扯了。笑話，你二爺會做賊？

崔朝明：那末馬國材幹嗎老是要尋着打死你呢？

石富財：唉，可怎麼說？不是你偷了他老婆的褲子，他會找着你不放嗎？

洪二爺：臊你妹子，那條褲子是他老婆甘心情願借給我去當的，我二爺要去偷？你這窮小子講話要有分寸，下次再叫我紅疤子，小心二爺揍你。

石富財：什麼？你要跟俺打架？行！俺跟你就來較量較量吧。小老闆（指崔朝明）給我做個見證，我輸給你了，我請你客吃兩粒紅丸子，你輸給我了，我什麼也不要你的，只要乖乖兒給大爺叩一個響頭。

洪二爺：放你娘的屁，你看不起二爺是不是？你有種給我跑過來，二爺在這兒等着你。（他捲起袖口，拔上鞋跟。可是當石富財追上一步，他便後退了。）有本事再進一步，不打你算是你養的。（又退一步）好，我再退一步。你再追過來嚜？

石富財：（扯住洪二爺的衣領。）怎麼的，紅疤子，再敢强嘴嗎？……跪下來，給大爺叩頭，要叩得響。

（炳坑上的和其他的人都大笑。）

洪二爺：好了好了，算你强，幹嗎這樣神氣？

石富財：不行，快叩頭！

洪二爺：那何必呢？石大哥，欺人不要太甚，給小的留個面子，這許多人……你看，不難爲情？

石富財：那不行，有見證人在這兒，說到就得做到。（提起拳頭來。）快叩頭，快！

洪二爺：好好，「好漢不吃眼前虧」。（叩頭）這次就算給你贏了罷。（大家嘩笑。石富財甚爲得意。洪二爺拍了褲子上的塵土將袖口放下來。）等着瞧，總有一天會報仇的。韓信也能得忍受胯下之辱，我洪二爺爲什麼不能學一學古時候的英雄好漢。（大家大笑。）關羽降曹，姜維降漢，都是爲着不得已。（大家又笑）笑什麼？這都是書上有的話，「大丈夫能屈能伸」，上頭不肯跟鬼子打，也就是這個意思。（大家又笑）

崔朝明：洪二爺，有種眞能說。

洪二爺：本來就是這樣：「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朋友！（指石財富）你太野蠻，而我現在雖則窮，總還是書香子弟，比你文明得多。不說別的罷；我的爺爺、在前清的時候，就是辦洋務的，和洋人打交道就不知道多少次，就沒有一次不是客客氣氣的讓洋人笑歪了嘴，心滿意足。那時候滿朝文武誰不佩服我爺爺。說到我爸爸，他是邊疆大吏。（對石富財）邊疆大吏，懂嗎？就是駐紮中國邊□的大官。唉，他更行，外國人來搗麻煩的時候，他能跟洋人講理，從來就不輕動干戈，懂嗎？這就叫做「以德服人，」這就叫做「王道」。

石財富：誰跟你掮祖宗呢？你本事你得和大爺打！

洪二爺：瞧，動手就打，你就是太野蠻！我說給你聽。到了我這一代，我哥哥也在交涉公署辦過事，不是早死了嚇！到今天那還了得！我呢，就是吃壞了這一口，（做手勢）家裏敗下來，什麼也沒有啦，弄成這個樣子。可是從前，哼，騎高頭馬，前清的時候，才六歲就掮過道。嘿！誰不知道我洪二爺？……

石富財：（搶着說）從前的事說他幹嗎呀？高頭馬現在又騎不着。現在能，只好做賊，只好和蝨子打架。

洪二爺：唔，對了，剛才還和蝨子打了架。

（大家笑）

朝崔明：怎麽的？還沒有過足癮，又等着金姑娘下來給錢你哪？

洪二爺：金姑娘是個好姑娘，爽氣，大方，人也長得挺好看。簡直跟梅蘭芳老闆差不厘。

石富財：他也常愛到這下面來？

洪二爺：你一共也沒來過幾次，那兒會知道這兒的事？告訴你，他有一個相好的眞奇怪，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兒，從前是一個小流氓，殺人行兇，無惡不作，可是近來，給鬼子衙門裏做事，什麽事兒都幹，到弄得挺闊。他有一個買來養大的兒子，他媽的（獨自地笑着）「父子同科」。……

石富財：什麽？

洪二爺：和他爸爸一道愛上了這個女人，還不懂？

石富財：他爸爸知道嗎？

洪二爺：那怎會知道呢？知道了那小傢伙還能留命？

崔朝明：他媽的那個兒子也就不是東西。有一次爲一點小事和我吵起來，他駡我是亡國奴，給我揍了一頓，要不是他爸爸來扯開，我簡直可以揍死他。

崔善慶：（自[illegible]間裏出來，[illegible]子。）怎麽？你又在瞎扯哪，教你別多嘴，你爲什麽老不聽我的話的。

（老王發了烟癮，自通馬路的樓梯登場。他無力走路，幾乎是跌了下來。大家都驚奇的望着他。）

老　王：（躺在地下哀求崔善慶）崔老闆，做做好事罷，賒給我一角錢罷，救救急，明兒準還錢。

崔善慶：賒給你？你說什麽？

老　王：做做好事罷，我簡直受不了啦！

崔善慶：不成！我什麽時候賒過賬的？要買藥就得現錢。

老　王：就這末一次也不行嗎？俺從來沒有少過你一個子兒。

崔善慶：這不關一次兩次，我不能開端。並不是你老王我不肯賒，無論是那個大好老，我也得現錢現貨。以後你來賒，他也來賒，教我問誰討賬去？

石富財：他不是說明兒一定給錢嗎？

崔善慶：明兒給錢？笑話！

老　王：明兒準給，不給就是王八蛋，以後俺老王能不再上這個洋行的門麽？

崔善慶：廢話，再多說也不給。

老　王：哦！這就是要俺死啦。（滿臉是口水鼻涕，躺在地下不能動顫。）

崔朝明：我眞不懂，幹嗎要吃上這個玩意兒呢？

石富財：這你那會知道：第一次第二次因爲活計太重了；做不上來，就吃那末一點助助精神，可是這東西眞奇怪，吸上容易戒掉難，不吃就不能做活，躺在地上就不能爬起來。

洪二爺：好掌櫃的，你就給他那末一點兒罷你瞧他這個樣兒怪可憐的。

崔善慶：我又不是大財主，我又不是慈善家，天下可憐的人多着哩。……

石富財：太不講道理了。（很氣憤的）老王和咱們全是這兒的老主顧啦，才幾十個子兒的事，幹嗎做得這樣刻薄？

小　張：我們的錢也給你賺得不少啦，幹嗎生意做得這麽硬？不賒賬也不能先收我的錢，剛才我多下來的幾個銅子兒，不是不肯給還我嗎？

崔善慶：你們是什麽王八羔子？全給我滾出去！這兒是洋行，知道嗎？你們敢在這兒吵鬧？是不是想到衙門去？我不給老王賒賬，關你們鳥事？……

蕭漢江：（自通金姑娘的樓梯上下來。他已經聽到了崔善慶說的最後幾句話。）什麽事這樣大喊大嚷的？唉？（除了崔朝明之外，大家都見蕭漢江下來，立時趨避，好像嘍囉們懼怕

大王似的 。而崔善慶却諂媚的逢迎。）

崔善慶：哦！你來得正好。蕭大哥，這些混蛋又在我這兒搗亂，請您給吩咐他們出去。

蕭漢江：（走近老王，用脚踢他。）你睡在地下幹什麼？翹辮子了麼？

崔善慶：就是這個小子。他發癮了，要我賒白麵給他吃。您想做我們這種生意的，那能不現錢買賣？可是石富財和小張却說我不做好事。笑話！做好事能不吃飯麼？

石富財：只是一角錢，他說了明天就給也不行麼？

蕭漢江：不准嚷！關你什麼事？要你插上嘴。這是什麼地方？你敢在這兒搗亂？（再和崔善慶說）你就給他一角錢罷，記在我的賬上，算我請客！

崔善慶：行，您說給就給。爲着您的面子，就是白給吃一角錢也算不了什麼，幹嗎要您花錢！（入內取白麵。）

蕭漢江：不，你也不用客氣。一二毛錢的小事，算什麼？我那兒不交幾個朋友？「五湖四海皆兄弟，人生何處不相逢」？

崔善慶：（自內出拿白麵給老王。）拿去。不是蕭大哥的面子大，我簡直就看你死。（老王將白麵放在挖空的紙烟中，吸了幾口）。還不給蕭老大叩個頭！

老　王：（爬在蕭漢江脚下叩頭。）謝謝蕭大爺！今天救了小的性命，日後你大爺要做大事情，發大財，有用得着小的時候，……（使勁的吸烟。）

蕭漢江：噯嗨，你到挺懂得道理的哪，站起來罷。唉，一個人總得講義氣。我平素對待朋友，就像自家的兄弟一樣。老實說，人生在世，誰不要兄弟們幫幫場面。只要我在這天津的碼頭上站得住脚，少不了大家都有好處。

崔善慶：那還消說，蕭大爺有的是胆量，什麼事情都能做，有誰比得上你呐。

蕭漢江：要成大事業，自然要靠運氣，可是脚踏實地的做去，不怕沒有好處。

崔善慶：　大哥有了好處，我們大家都有好處啦！

蕭漢江：那還消說，到那時候就是咱們的天下啦！

金姑娘：（只聽她在自己房裏喊叫的聲音）喂，你上來罷。

蕭漢江：（像是對自己說）喊我？（大聲）幹什　？

金姑娘：（聲）馬大爺找你來啦。（馬國材現身在通金姑娘房的樓梯上，蕭漢江立刻迎上去。）

蕭漢江：啊，你來了，有什麼事嗎？（他和馬國材同上。）

石富財：（指蕭漢江）不錯，講義氣，看得起朋友，做人做到這個樣子，才教人佩服。

（崔善慶聽了，不很舒服，但不說什麼便走進自己的屋裏去了。）

洪二爺：的確不壞。（見李三泰頹唐的自外入。）你跑到這兒幹嗎 ？又不買藥？

李三泰：我來找小張，他在這兒嗎？

小　張：自內出。你找我幹嗎？前天說的那個事情吹啦。那個東洋廠只缺三個熟手，可是你的運氣不好，來不及，我去給你打聽的時候早補上啦。（李三泰聽了，苦笑着低下頭，不說什麼。）

石富財：（拍老王的背）怎麼的？現在可起勁啦？

老　王：（挺挺胸脯）唉，現在行。他奶奶的，不吃那末一點簡直就不能動。

石富財：這樣說來，蕭漢江簡直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了。

老　王：話可以這末說，（望望樓上）可是蕭漢江做好事這也不過是頭一次。

石富財：這是什麼話？

老　王：你不記得啦？他在咱們身上得着的好處還少？那一次他教咱們拿着紙

旗子在街上喊，什麼自治，什麼請願的，到晚上，他親手發給咱們三角錢。可是後來一個朋友說，鬼子發下來的是每人一塊，他吞了七毛，六百人，不是一筆大油水嗎？

李三泰：有這樣的事？

崔朝明：你還不知道？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洪二爺：唉，給老王這麼一說，我也想起來了。前不多久的皇會，他做了會頭，從掃殿會領了五百塊的治裝費，可是有人說他實際上是領了七百。也有人說領了一千，他們的賬，誰說得淸楚？

李三泰：那還消說，敢情做了會頭的都發了財。你沒有聽見那時一些數來寳的唱：「你有會，我來湊，金銀財寳滾來了。」

小　張：數來寳的還有這麼唱的：「天津一百五，獨流一百六，原定一千六，够不够，皇會湊。」大家都担心，怕有土匪趁火打刼，可是後來才知道是謠言。

石富財：若不是爲了這謠言，那一定得擺駕到會道上走，可惜後來只在天后宮裏面弄了一下就完了。

洪二爺：可不是，皇母娘娘本來以爲十年來，冷淸淸，這一次一定遊街遊定了的，誰知這樣一來，她老人家鬧了一場空歡喜。

（引得大家都笑了。）

老　王：那一次皇會眞鬧熱，十多年來算是第一次鬧熱過。

李三泰：這一次玩意兒花多少錢呀！有許多人罵，鬼子在天津越來越利害，還來這一套。

崔朝明：可不是，他們說這樣可以繁榮市面呀！

洪二爺：臊他妹子，單街子簡直給人塡滿了。不管警察們整天的忙着用籐鞭子打人，弄得滿頭是汗，那市民銀行的前樓市×特包的大看台前面還是擠得水洩不通，妨礙着市×的太太小姐們全沒法兒看。

崔朝明：天津人看皇會比什麼都要緊。過了這關沒那關，簡直非看不可。看了皇會死也不委屈。

洪二爺：像這次皇會我二爺也祗看過兩次，大覺菴的金音法鼓啦，姜井的九獅圖啦，獨流，通慶的中旛舞啦，嘿，那簡直就是鷂子翻身，要得好極啦。

石富財：西沽的太平花鼓還不够好？一夥十幾歲的小孩，有李逵，有燕靑，有六個女角跳舞，還有八個武生公子打扮的都要雙鐃，要得好極了。

李三泰：這一次有錢花的可眞花錢不少。裁一夥會，就得五斤小八件。假如三四十夥會全裁了，總得一二百斤小八件。

小　張：這在有錢人算得什麼？再多點，也拿得出。

老　王：對，像我們窮小子才倒霉。那一天我從萬國橋老遠的也趕着去看。那是我的老爸爸說：「活了這末大年紀，也得去看看熱鬧」，要我陪他同去。看了一整天，沒有在碼頭搬貨，好，第二天就弄得買白麵的子兒也沒有了。

李三泰：那是你自討苦吃。那時候有貨你不搬，可是現在，大批的洋貨，全不走海關的碼頭過，你就想搬也沒有得搬啦。

石富財：那末搬私貨呀，不是更可以多弄幾個錢嗎？

李三泰？那我可餓死了也不幹。我們工會議好了的，不論怎麼樣，大家不搬私貨。

石富財：這是你傻！

李三泰：你說我傻，我才不傻哩。你說鬼子待咱們中國人，……（停住）

老　王：話雖是這麼說，不過一家人要吃飯，不幹活，又不能像洪二爺那麼的多一只手。

李大嫂：（自外入，立刻找着她的丈夫李三泰，大嚷。）你跑到這地方來幹什麼？窮得快要餓死了，你還要學會吃白麵嗎？

李三泰：誰跟你說我來吃白麵的？我早說明白了，我是來找小張，問他找工做的事情怎麼樣了：你跑來嚷什麼？白見鬼麼！

李大嫂：誰跟你嚷？誰跟你嚷了？……到這種地方，還幹得出好事兒來麼？

李三泰：好好，我們回去罷。

李大嫂：回去就回去。（夫妻同下）

洪二爺：哈哈，這才有趣兒啦！

小　張：眞是奇怪，誰到了這種地方來，他家裏的人就以爲是到了老虎口裏似的，非把他拖回去不可。

洪二爺：當然嘛，到了這兒來就是遊地府……

小　張：以前我剛吃上這個玩意兒的時候，我的媽媽也是一天到晚鬧着　我拚命。可是到後來她也沒有辦法，也只好不管了。

洪二爺：家裏人管我們，朋友們勸我們，其實他們全錯了。吃上了戒／了，一天到晚的眼淚鼻涕，這種難受的事，沒有誰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但是有什麼辦法？誰也埋怨不了誰，現在連埋怨我自己的勇氣也沒有了。

石富財：紅疤子，你……

洪二爺：我求求你不再叫我紅疤子了好麼？

石富財：好好，洪二爺，我說……你這話說得挺對：誰也埋怨不了誰，就連埋怨自己也不高興了。……

洪二爺：不對，我是說「現在連埋怨自己的勇氣也沒有了。」

石富財：你別再跟我鬧彆扭了好麼？（少停）就說我罷，什麼也沒有了，可是一過足癮，我就覺得什麼都有了。只要運氣好，我們吃洋煙的也可以做大事業。

洪二爺：噯嗨，你的同宗石毓珊在招兵買馬啦，要做皇帝啦，你現在去找着他，還怕沒大事做麼？

石富財：哈哈哈哈！我的心事給你說中了，可，我又怕他不理睬我。

（蕭漢江又出現在樓梯上，洪二爺第一個先看見。）

洪二爺：喔，（警告大家）他又來啦！（大家都肅然）。

蕭漢江：誰要做工麼？我給你們工做啦。

老　王：哦！那眞得謝謝大爺了。

石富財：到那兒做工呢？大爺！

蕭漢江：那你用不着問，反正我不[illegible]給你們吃虧。剛才馬國材兄弟來說，要八百多個弟兄，立刻就要。

小　張：八百多，立刻就要？

蕭漢江：對了，八百多，你們給嚇住了吧。有飯吃，有地方住，白麵不少你，的工錢至少也有五角。你們有親戚朋友的，都去找，回頭到海光寺集齊。

小　張：到海光寺？又是大請願？

蕭漢江：你管它？有錢拿還不樂意嗎？窮小子！有工做就是你的運氣，那來那末些話？

石富財：對對對，只要有工做，什麼鬼子不鬼子，全是一樣。小張快去，喊你的朋友，別多說廢話，李三泰他們全沒活兒做，正好照顧照顧他們啦。

（蕭漢江已上樓去。）

小　張：李三泰不見得肯去，他賭咒不給鬼子做工的。

崔朝明：又是什麼　花樣來啦。我想這一定是招工築兵營，不是最近開來了許多兵麼？

小　張：噯嗨，你這話有道理。

洪二爺：管他築兵營也好，築飛機場也好，反正派不到我的份兒。

倪　毅：（自外入。他穿了不甚整齊的衣裳，面目黎黑，風塵撲撲。但目光灼灼，精神甚健，還保留有知識份子的風度。進來時沒有看見崔朝明。）有一個姓崔的是住在這兒嗎

洪二爺：是找崔老闆麼？（他和其他的人都驚異着，大家都對他看。）

崔朝明：誰呀？（見倪毅。）啊！是……是你！（熱烈的和他握手。）

倪　毅：小崔，你大概不認識我了罷。

崔朝明：眞有點不大認得了，咱們好幾年不見啦！你怎麼會來的？從關東來？

倪　毅：（見許多人在不便說話。）我特是看你來啦！（看看屋子裏的陳設。）這是你的家？

崔朝明：坐下來，咱們慢慢兒談罷。（請他坐。）放下包袱。想不到今天還能看見你哪！老倪，咱們幾年不通消息，我以爲你一定給打死了的！……

倪　毅：（以目示意，敎他不要說下去。）小崔，你還是老樣子。

老　王：我去找我的朋友去。在天津招工人，別說一千，再多些也有。

洪二爺：那還消說，找一千個蝨子到難，找一千個苦工却挺容易。

崔朝明：喂，（喊住老王）你明知道是給鬼子做事你也幹嗎？

老　王：（想了一下）我懂得你的道理。可是我有工不做，那我就只好餓死！

小　張：你這話說得對，我們不做，別人也會給他們做，天津有的是苦力。

倪　毅：怎麼一回事。給鬼子？做什麼？（崔朝明看見金姑娘下來了。）

崔朝明：（低聲警告倪毅）喂，說話小心，蕭洪江的金姑娘來了。

金姑娘：（穿大花的單旗袍，不扣領鈕，頭貼黑膏藥。緩步下來，嘴裏哼着京戲，）「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跪在大街前，未曾開言心好慘，過往君子聽我言，如若有人南京轉，與我三郎把信傳，……」

洪二爺：喲唷！觀音菩薩下凡啦！（大家都快樂的歡迎着，敬佩着。她有一種魔力，使大家給迷惑住了，連倪毅君也在其內。）

金姑娘：唷，洪二爺，你老是這麼樂的哪。

洪二爺：哦！您也叫我洪二爺，您叫我紅疤子得啦。

金姑娘：怎麼的？你本來就是二爺呀。

洪二爺：不，不，好幾年前是二爺，可是現在……現在衹要叫紅疤子就行。（向她伸着手。）金姑娘，您！哈哈……您！

金姑娘：又要錢麼？唔！（給他一毛錢。）你每天都要，我那有這麼些？（對倪毅深深的看了一眼。）

洪二爺：謝謝金姑娘！謝謝金姑娘！（誠懇的彎腰。）

崔善慶：（自窗戶裏伸出頭來。）怎麼的？金姑娘，這時候到有工夫下來走走？

金姑娘：我有什麼忙的？（又對倪毅看了一眼。）老蕭兒跟馬國材一道出去哪。

崔善慶：啊！蕭大哥不在家？

金姑娘：對了，早出去哪（走近倪毅，他只好站起來。她仔細的對他從頭看到脚。）您是誰？新來這兒的嗎？怎麼我從來沒有在這兒見過您。

崔朝明：是，金姑娘。他剛一會兒才來哩。

崔善慶：誰？明兒。

崔朝明：他是我的朋友，爸爸！（又給倪毅介紹。）這是我的爸爸。

倪　毅：（向他鞠躬。）老伯好！

金姑娘：啊！（對倪毅）我說怎麼，從來沒有見過您。（見他站着。）請坐罷。您貴姓？

倪　毅：我姓倪。

金姑娘：泥？有姓泥的嗎？那末一定還有姓土的囉。我到是第一次聽過這奇怪的姓。

倪　毅：不是泥土的泥，姑娘！是單人旁，這邊一個兒子的兒子的倪。

金姑娘：那隨便您怎麼寫都一樣，反正我一個字也不認得。

倪　毅：不過……我姓的是……

金姑娘：行行行，剛認識的人別抬槓子哪。您就姓這個兒子的……兒子的倪罷，怎麼的，我說不上來哪。（大家嘩笑）。

倪　毅：（顯得很窘）你笑話我了。

金姑娘：那兒的話？咱們剛認識，怎麼能笑話您？（少停）聽您的口音，好像你是東三省人，是不是？

倪　毅：對了，我是奉天。

金姑娘：奉天那一縣？

倪　毅：通化縣。

金姑娘：通化縣？那末咱們是同鄉了囉。哈哈，想不到我在外面跑來跑去的這末些年，一個家鄉的親人也碰不着，在這兒却碰上您哪。（蕭漢江早已下來，可是誰也不注意。他聽她如此親暱的談話，什麼「同鄉」「親人」的，大妒。）

蕭漢江：（大聲）又跑到下面去幹什麼？（金姑娘大驚）

金姑娘：噯唷，幹嗎發這末大的脾氣呀？（少停）您不是和那姓馬的小子，一道出去了嗎？忘了東西？

蕭漢江：沒有事自然得回來呀。（對倪毅狠狠的看了一眼。）你要我死在外面麼？

（金姑娘預備上去，有意無意之間放了一條手帕在桌子。蕭漢江在前也往上走，見煙鬼們，大怒。）

蕭漢江：怎麼你們還在這兒？教你們趕快到海光寺去，怎麼還在這兒鬼混？（大家都恐懼得不動。）還不給我滾？

（烟鬼們全慌忙逃了。崔善慶也縮了頭。只留下倪毅和崔朝明二人。金姑娘跟在蕭漢江後面上去，可是還回頭對倪毅瞟了一眼。）

倪　毅：（呆望着她上去，一直到看不見。其後重重的搖着頭，使腦筋清醒一點。）啊！這個女人是誰？很漂亮。

崔朝明：可不是蕭大爺的相好，（見手帕）瞧！還留了一條手帕吶。

倪　毅：（拿着手帕看。想了一想，將手帕仍然放在桌上。）老崔，本來想在你這兒住幾天，可是，……現在我得走啦。

崔朝明：為什麼？發瘋麼？你怕這女人嗎？

倪　毅：別開玩笑了，朋友，這兒有點兒不放心，剛才那個老頭子是誰？

崔朝明：金姑娘的相好的是給鬼子做事的大混蛋。

倪　毅：你沒有看到那姓蕭的眼睛麼？儘望着我，唔，很奇怪。（背上他的包袱）。

崔朝明：（奪下他的包袱。）可是忙什麼？剛來了就走。住幾天再講，怎麼的，打敗了？

倪　毅：可不是，上個月底，一個小隊，全給鬼子的毒氣熏死了。我逃了命，可是失了聯絡，只能逃到這兒來。

崔朝明：怎麼的？鬼子居然用毒氣啦？

倪　毅：豈但是毒氣，飛機，坦克車，什麼全使出來了。

崔朝明：這幾年在關東的朋友，怕已經死光了！

倪　毅：唔，給殺死的可眞不少，不過咱們的人是殺不完，死不完的。

崔朝明：好了，老倪，你的運氣很不壞。現在逃出來了，你得休息一下。

倪　毅：小崔，你變了。

崔朝明：我怎麼變了？

倪　毅：你變得很消極。你怎麼說這樣的話？你以為咱們有太平日子過麼？剛久才你們就談着鬼子招伕子，不要多，華北也會和東北一樣，假使咱們還不反抗的話。

崔朝明：哈哈，老兄，你還是老樣子，總愛講大話。說句笑話：是英雄好漢就別和我一樣給打敗了逃到這兒來。來了罷，乾脆就給鬼子豎白旗，討饒了罷，嘴硬是沒有用的。

倪　毅：（笑打他。）你還是放屁！

崔朝明：那末你的意思是說還要回去？

倪　毅：不消說，只要聯絡好了就得回去。

崔朝明：得了，別抬槓子啦。說正經話，還回去打什麼呀？多打一次只是多失敗一次！

倪毅：小崔。（嚴肅的。）你的確太消極了。咱們還怕失敗嗎？失敗的後面就是咱們的成功！現在正是高粱茂盛的時候，正好打！不管那兒的空氣帶着極重的血腥味兒，可是那種悲壯的戰爭，够使你興奮啦！

崔朝明：（興奮起來。）好，我不反對你，再回去你有血氣，有種。（少停。）那末你打算回到什麼地方去呢？

倪毅：這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派我到那兒就去那兒罷。不過我想大概是安東鳳城一帶。

崔朝明：那不就是從前咱們在一道幹過的地方嗎？

倪毅：對啦，記得嗎？有一次你打死了一個鬼子兵的機關槍手，你簡直歡喜得跳起來。

崔朝明：怎麼不記得，算起來已是二年前的事了，我在這鬼窟裏也就混了一年多！（言下不勝感嘆。）

倪毅：好了，別撩天了，我得走了。

崔朝明：那麼你現在是取聯絡去？

倪勇君：對了，我會寫信給你。

金姑娘：（很快的從上面下來。）我掉了一條手帕在這兒，你們看見嗎？（在桌上拿了手帕。）哦，在這兒哪。（見倪毅背了包袱）怎麼？您要走啦？（很悽然的望着倪毅。倪亦躊躇了一下，可是到底走上通街上的石梯。）

倪毅：我有事，金姑娘！再見！（頭也不回的走出門，金姑娘悽然自送。）

第一幕終。

第二幕

時間：第一幕的十數日之後的某日黃昏之前。

地址：第一幕的地下室上面金姑娘房內。

佈景：

一間西洋式的房間裏，因爲沒有完全新式的傢俱陳列，總顯得不調和。後面有寬闊的門，懸有俗氣的花洋布當作紗幔，將房子隔成前後兩間。裏面是臥室，花洋布後面隱約可見臥床。前面就算是起居室。右方是突出的牆，牆的正面有窗。再右方是通外面的門。左方突出的牆的正面有門，門內爲馬桶間。再左是通地下室的門，開門的時候，可見石階和鐵欄干，和第一幕所見的完全一樣。

調子的不統一，就在許多新舊不一的傢俱上顯出來。譬如花洋布前面靠左方擺着的梳粧臺，就是老式的，梳粧台前面擺着骨牌櫈。有破舊的地氈舖在地面上。地氈上坐了兩只單人的新式棱發椅。兩椅中間有圓矮棹，置有香煙茶碗之類。右方靠牆處有可供一人睡矮棱發床。這些物件色調全不一致，尤其是左方擺的矮板櫈，更不相稱。

幕啓：蕭漢江從臥室中出來。他穿了白紡綢的短衣敞開上衣在用手帕揩胸上的汗，可見他心窩裏有不少黑毛。金姑娘穿了大紅花洋布的長衣，赤脚拖鞋。懶懶的。鼻樑的上面，有夾了痧的紅瘢痕。

蕭漢江：嘿，熱極了，睡一覺午覺就一身大汗。（金姑娘，不作聲）。

蕭漢江：（他坐在棱發椅上，覺得很適意）。沒有事的時候，能坐在這末軟的洋椅子上總算是够舒服的啦。

金姑娘：這算什麼？別的有錢人家，這樣的

大熱天，是坐在有冷氣的屋子裏或者是電風扇面前的。你坐在這個像火坑似的椅子上，連冰淇淋也沒有一杯吃的，還好意思喊舒服哩。

蕭漢江：這得慢慢的來呀。你以爲怎麼的？我又不是大財主人家的子孫，我爸爸沒有留一個子兒的財產給我，就憑我自己的本領，在天津市面上混。如今靠兄弟們看得起我，一步一步從下面爬了上來。不說別的罷，就說這些傢俱，够摩登罷。一件一件的買得來，也很不容易。（少停）唉，我常常想，赤手空拳，什麼也沒有，現在能有這樣的日子過，也够啦。

（金姑娘懶懶地坐在梳粧台前抹粉，不說什麼）。

蕭漢江：（若有所悟）要想有好日子過罷，就得想方法弄錢，要弄錢，就別想不給人說半句閒話。就這樣的世道，你就沒得說。我活了五十一歲，天津的什麼玩意兒我不知道？看穿啦！管他什麼事該幹不該幹，弄了錢再說。可是他媽的做人也眞不容易，做好人不行，做壞人也不行。給鬼子做事，爲什麼？爲的是錢。鬼子不是好東西，誰不知道？用得着你的時候說你怎麼好，怎能幹，將來怎麼有好處，用不着你的時候，嚇，滾！宰了你！

金姑娘：你幹嗎呀？說這些話。

蕭漢江：幹嗎？就是這末一會事！（少停）馬國材那小子，什麼好處全要給他一個人，要大爺幫忙的時候，什麼好話全說得出，嚇，事情成功啦，就忘記了大爺。好小子，有你的。總有一天瞧大爺的利害！

金姑娘：啊！我忘掉問你，前半個月馬國材要你招的那末些伕子，到那兒去啦？下面的人都在講，好像是……

蕭漢江：怕是到不能回來的地方去啦。

金姑娘：（驚異的）不能回來的地 ？怎麼一回事呢？

蕭漢江：你老是愛管閒事。

金姑娘：我愛管閒事幹嗎？下面的人都在談論，還有好些伕子家裏的人在追究。

蕭漢江：笑話！追究？他們敢嗎？你怎麼對他們說？

金姑娘：我說就連你自己也不知道。

蕭漢江：（心頭很不安的）。笑話！要追究，做工是他們甘心情願的。就是去死罷，也是他們情願的。（少停。怒目向金姑娘）。我教你不要再到他們下面去，你爲什麼老愛和他們鬼混？

金姑娘：爺娘給我生了兩條腿，沒事的時候總要走動一下的。他們又不是老虎，會吃了我？

蕭漢江：你知道有個姓倪的小子嗎？

金姑娘：誰知道？

蕭漢江：馬國材說：租界上，近來常常有什麼傳單，上面講些什麼，我也說不大清楚，所以要我留心、有形跡可疑的人，一定得帶住。那個姓倪的再來，你得留心，通知我，帶住了人也許可以有點兒油水。

金姑娘：他來不來我怎麼知道呢？

蕭漢江：你沒事的時候，不是常望下邊跑嗎？

金姑娘：你不是不讓我往下邊跑麼？

蕭漢江：（一時語塞）。這爲的是公事。

金姑娘：噯嗨，那末你以後可別再不准我往下邊跑啦。

蕭漢江：（少停）這可不是這末說，公事可以去，可是私事却不能去。

金姑娘：當然是爲的公事呀。

蕭漢江：好了，別說笑話啦。不過老實說，什麼事你也逃不掉我的手。

金姑娘：怎麼？我做了什麼對不住你的事嗎？（走近他，嬌媚的）。你待我這末好，我什麼都心滿意足哪。

蕭漢江：（滿心歡喜）。你這話說得對，我待你總算不壞。我的家也丢開不管

啦，什麼都爲了你。（少停）哦，說到家裏，我想起來了。我的大龍那孩子，別讓他再到這兒來跑進跑出。剛才我進來的時候，我好像遠遠的看見他在這條街轉角的地方鬼鬼祟祟的。

金姑娘：他又不是外人，他是你自己的兒子呀，幹嗎不讓他來呢？

蕭漢江：什麼兒子？只怪我的老太婆一定要養大這個小雜種。可是如今養大啦，他却不認得老子啦，處處和老子作對。什麼時候我脾氣來了我非揍死他不可。再說，他也年紀大啦，你也大不了他幾歲，整天混在一道下，不成樣子？

金姑娘：好了好了，別說了，以後別讓他再來就得啦。（偎在他胸前）你答應買給我的手錶，要過了年再給嗎？

蕭漢江：哦，對了，（抱着他站起來）。你還沒忘記哪。我買給你的東西也不少啦。金鐲子，鑽石戒指。

金姑娘：（看看他所說的東西）。這算什麼呢？金鐲子是假的。

蕭漢江：怎麼能說是假的？是洋金的。這樣已經够漂亮啦！

金姑娘：不，我還要金手錶。（嬌媚的）你答應我的。

蕭漢江：好好好，我買給你，等我這次招工的錢拿到手，我準買給你。

金姑娘：（歡喜的撫着他的臉）。哦！待我還不錯。（少停）你的鬍鬚太長了，得去剃剃才好。

蕭漢江：那有工夫上剃頭店去？（忽有所悟）。啊，可糟，還有要緊的事得找馬國材去。（他將金姑娘重重的擲在沙發床上，帶上帽子便出門。金姑娘望着他的背影愕然。隨後憤憤的吐着舌頭扮一鬼臉。一會兒，她下床燃了一根紙煙，走到窗前向外看。忽然，她看見有人走進屋子來，似乎很樂。當她的目光轉到房門的時候，蕭大龍衝了進來，緊關着門）。

金姑娘：你又來了，你的爸爸不讓你再到這兒來哩。

蕭大龍：我在外邊等着，我看見他一出去我就來了。

金姑娘：我看你以後還是少到這兒來的好。老頭子說你處處和他作對。他說什麼時候他脾氣來了，要揍死你吶。

蕭大龍：什麼？他要揍死我？嘿！我才等着他來揍哩。別說他不是我親生的爸爸，就是我的親爸爸我也不怕。（少停）不愛臉的東西，他有資格管我嗎？五十幾歲的人，整天在外面狂嫖爛賭整個月不回家一次。

金姑娘：那你是說他不該在我這兒是不是？

蕭大龍：這不關你的事，是我媽媽天天在罵他哩。（少停）他近來做的事也够給人家罵了。前幾天，我有一個朋友，見到我就罵，說什麼我的爸是漢奸，我爲什麼要給人罵吶？全是他害了我的。我瞧他不起，拍外國人的馬屁。那一次我和下邊的那個高麗棒子吵架他也來罵我，不問是非，爲什麼？還不是怕高麗人的勢力。

金姑娘：哎唷，再別說了，那次是你不好，你也太愛闖禍。

蕭大龍：吓？你也幫着他們說話啦？（捉住她搖着她的身體）。你也幫着他們來派我的不是！

金姑娘：唔！幹嗎呀！（掙開他的手，嗔怒的）。你這麼什麼樣子？（她又抽了一根紙煙，躺在沙發床上）。

蕭大龍：那次我要買一個畫眉；那是一隻「大毛」，挺好的，價錢才八塊半，够便宜，可是老頭子却不肯給錢。你想想，這還能算我的爸爸嗎？不給錢，就別想管我。哼，爲什麼我不能來！（握住她的手，金急躲開）。

金姑娘：大龍，我跟你說，不要這個樣子！

蕭大龍：（懇求的）你真的討厭我嗎？

金姑娘：你早就知道了的。

蕭大龍：跟我做個朋友，怕什麼？

金姑娘：（從椅發上站起來，走開）。別這麼傻孩子氣！你不知道我是你爸爸的人麼？

蕭大龍：那麼答應應我，我們逃走，我們逃逃！

金姑娘：逃到那兒去呢？

蕭大龍：上海，北京那兒都好，只要他管不着。

金姑娘：可是你能够養活我嗎？

蕭大龍：……

金姑娘：別瞎想了罷，孩子！乖乖的，你唸過書，做事得知道自己的力量。

蕭大龍：不，這不行，有他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他。……

金姑娘：（搶着說）你的意思是……

蕭大龍：我殺死他！

金姑娘：（聽見脚步聲，急站起來掩他的嘴）。別響！他來了，你快從這兒走罷。（指通地下室的門）。

蕭大龍：不，我不要看見那高麗人。

金姑娘：（聽見敲門聲，急開馬桶門）。那麼你到這兒躱一躱，快！（蕭大龍入內，關好了門。又是敲門聲。）誰呀？

馬國材：（聲音）是我呀，金姑娘！蕭大哥在家嗎？

金姑娘：馬大爺來啦！（開門）。請進來罷，他不在家哩。

馬國材：噢，不在家？上那兒去了呢？（進房，並未關門）。

金姑娘：他不是說有要緊的事找您去的嗎？

馬國材：是的呀，有要緊的事得和他商量，約好他上我那兒去，可是等不着，只好我來找他。

金姑娘：那麼怎麼好呢？您來了他又去了。

馬國材：我想他總快回來的。

金姑娘：也許他在您那兒等您，一時不回來哩。您還是快回去罷，別躭誤了你們的公事。

馬國材：不，還是在這兒等着的好。

金姑娘：那也好，就隨您的便罷。（不悅）。

馬國材：（見金姑娘侷促不安）怎麼？我在這兒有什麼不方便？

金姑娘：不，那有的事。

馬國材：（在屋子裏走走看看）這個房間眞不壞，多少錢租的？

金姑娘：（不安的跟着他）二十五塊錢一月。大爺！

馬國材：很好。（走近臥室）這兒擺床，好極了。（看花洋布門幔）這是花洋布的，好，不過最好是紗的，那才够神秘，哈哈。……梳粧台，很好，鏡子也很厚。最好是鏡子的周圍都裝上電燈，像女明星似的。金姑娘，我說的對嗎？

金姑娘：對極了，大爺，您眞想得周到，老頭子什麼也不懂得。

馬國材：您好說。不過，我比他多見過一點世面。……這房子已經够漂亮啦，可是像您這樣漂亮的姑娘住在這兒，却顯得不够好啦。

金姑娘：哎唷，馬大爺幹嗎這樣取笑我呀？

馬國材：不，不，我那敢取笑您，這全是眞心話。（走近馬桶門，伸手開門）。這是……（金姑娘急以背抵門，不讓他開）。怎麼？不能看看嗎？

金姑娘：不能看，因爲……因爲裏面太箱了。

（勿然通地下室的門有急遽的敲門聲。馬國財開門，來了李大嫂王老爹張大媽及其他多人）。

馬國材：你們來幹什麼？

李大嫂：（抱着她的小兒子）我們來找蕭老板的，他不在家嗎？

金姑娘：他不在家，李大嫂，有什麼事嗎？

李大嫂：還不是爲了他當家的李三泰，金姑娘，他給蕭老板找去做工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王老爹：還有我的兒子老王。

張大媽：我的兒子小張。

李大嫂：還有他們（指其他諸人）家裏許多人，都沒有回來。

張大媽：到今天已經十多天哪，怎麼一點音

信也沒有？

李大嫂：馬大爺，你是知道的，他們到底是到那兒做工去了呢？

金姑娘：對了，馬大爺是知道的，您告訴他們罷。他們眞可憐，看不見他們的兒子，看不見他們的丈夫！……

馬國材：我怎麼會知道呢？又不是我經手招他們去的。

李大嫂：可是……

馬國材：沒有什麼說的。你們去，一會兒蕭漢江就回來的，你們當面問他得了。

（李大嫂她們畏懼的不便再說什麼，只好下去）。

李大嫂：也好，我們待一會兒再來，我們一定得問他要人。

馬國材：笑話，我怎麼會知道的？（很不愉快）。

（金姑娘將關上門的時候，聽得地下室有人在說）：

他一定知道的，他和蕭漢江是上下手，是一夥兒的哩。

金姑娘：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眞不明白。老頭子今天說：「那些人，到不能回來的地方去啦」。

馬國材：（驚恐）噢！他這麼說？

金姑娘：可不是，不過也許他是說得好玩兒的。

馬國材：得了，我們不談這個罷。（少停）您覺得蕭老大這個人怎麼樣？很好嗎？

金姑娘：唉，人到不壞，可是脾氣太大。

馬國材：他跟您講話也有脾氣？

金姑娘：還用說。

馬國材：可是我替你想，像你這樣年青，這樣漂亮的姑娘，跟着他這麼一個老頭子在一道，未免太委曲。

金姑娘：嘻嘻，馬大爺別再跟我開玩笑了罷。

馬國材：不，我並不是開玩笑。自從我認識了你以後，我就常常給你擔心思。

金姑娘：那眞得謝謝您的好意啦。可是不跟着他，又有什麼辦法呢？

馬國材：天下歡喜您的人多得很吶。

金姑娘：誰？像您馬大爺也看得起我？

馬國材：（走近她）那還消說。要是你願意。……（握着她的手）。

金姑娘：（嬌媚的脫開他的手）。您這樣做，您對得住你的朋友嗎？

馬國材：這……這沒有什麼關係，你們又不是什麼正式夫妻。

金姑娘：可是我脫不掉老頭子的手。說句笑話，他死掉了。

馬國材：（走近抱着她）那我就幹掉他，怎麼樣？

（一陣急速的脚步聲之後，蕭漢江突然入內。馬國材立刻被金姑娘推開，很窘，蕭漢江自然是怒形於色。沉默了一些時候）。

馬國材：我等了你很久了，蕭大哥，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呢？

蕭漢江：（怒不可遏，打金姑娘一個耳光）。不要臉的東西！（金姑娘負痛到臥室裏哭去了。對馬國材冷冷的說）。一個人總得講義氣。假如做了對不住兄弟們的事，就使兄弟們不說什麼，自已心裏也會覺得難受。……

馬國材：我們來談公事罷。

蕭漢江：什麼談公事？先談了我們的私事再說。剛才的事，怎麼說？够朋友嗎？這女人是我的，你知道嗎？

馬國材：知道的，她不是你的老婆，只是你的相好。不過現在我不是爲了談這些來的，我是來跟你談公事。

蕭漢江：什麼鳥公事？你簡直算不得人！

馬國材：閉住你的嘴！我是你的上司！聽着，閉住你的嘴！——我問你：你爲什麼洩漏我們的秘密？

蕭漢江：什麼秘密？（金姑娘隱在花洋布後面竊聽）。

馬國材：你對（指金姑娘）她說了什麼話？你說那些苦力，「到再不會回來的地方去了」，是你說的嗎？是你說

的嗎？（蕭漢江被逼得不敢說話）。噯嗨！你洩漏秘密，洩漏了軍機大事！你還要命嗎？

蕭漢江：哼，洩漏就洩漏怕什麼？……（馬國材在此時大聲咳嗽）大家嚷出來，大家都沒有好處。你，想嚇虎我？大爺不怕。那次運私貨，說好了有好處大家平分。可是後來怎麼的，千把塊錢你一個人吞了，不給大爺沾手，全沒有我的份兒。用得着老子的時候，來了，用不着的時候，將老子一扔，丟在旁邊，不管！就說這一次招苦力的事罷，沒有我在給你幫忙，你這小子別想在洋大人面前報功。可是答應給我的好處呢？給我了沒有？……

馬國材：（看見他大聲講話，有點不安，勉強委屈一點）話別拉在一起，上次的那一筆錢，上面還沒有發下來，發下來，就可以交給你，可是，方才講的話，你可要留意，給下面的那些知道了，你也沒有好聽的啊！

蕭漢江：知道了大家沒有好處，嚇我幹嗎？

馬國材：算啦算啦，大家別鬧彆扭，我們的事情還多着哩。只要嘴巴當心，上頭要我們幹什麼的時候，總不會給你吃虧的。

蕭漢江：……

馬國材：譬如說，明兒早上，又有點兒事情要咱們幹啦。明兒一個早，我們騎馬到鄉下去。……

蕭漢江：幹什麼。

馬國材：有一大批洋白麵要押到周家莊去。記着你在家裏等着我，天亮了我就來找你。我今天要和你商量的就是這個事。現在我去啦。（走到門邊）明兒見！（下）。

蕭漢江：（自言自語的罵着）洩漏軍機，給鬼子洩漏軍機，「告訴你，你就別想活」！別想活！好小子，好大的派頭，拿了他幾個錢，就要我的命哩。……瞞他妹子，給鬼子賣身投靠，連朋友的義氣都沒有了。（他想到馬桶間去淨手，忽然給金姑娘關出來推住他。同時用脚打門，示意裏面的蕭大龍。）蕭回頭望金姑娘，故作怒氣你做得好事！給我瞧見了，還有臉站在我前面？

金姑娘：（故作怒容）放屁。你瞧見了什麼？馬國材欺負我，你不打他，反來打我，這算你有骨氣？我是女人，我好欺負些是不是？

蕭漢江：（推開她）還好意思說？不受臉的東西！他抱着你，你藏在他懷裏，還算什麼？你說！

金姑娘：瞎了你的眼，看也沒看清楚，就像瘋狗似的胡亂咬人。他抱住我，我拚命的掙，拚命的躲閃，你瞎了眼睛也該有兩個洞，進來的時候爲什麼不看見的？

蕭漢江：（懶懶地）那末，你說，我錯打你啦，對嗎？（用手抬起她的下巴）

金姑娘：我！不要你碰（推開他）有了眼珠認不得人，姓馬的敷衍你幾句，就相信了他，哼，你知道，他要殺死你！

蕭漢江：他方才說？

（從窗外傳來街上的叫喊聲，大喊捉賊聲）。

金姑娘：什麼事？（走近窗前去看）。

蕭漢江：什麼？（也走近窗前去）。沒有什麼，大概是捉小偷。（回轉來）他要殺死我？我才要殺死他哩。（打開馬桶間的門，金姑娘想攔阻也來不及。可是蕭大龍並不在內，使她非常驚奇。一會兒，通地下室的門有人在緊急速的敲門。同時有嘈雜的人聲。金姑娘開門，李大嫂她們一擁而入）。

李大嫂：現在蕭老闆可回來啦。（抱着她好的小兒子）。

張大媽：（看見蕭漢江出現在馬桶間的門邊）。回來了，這不是？

蕭漢江：幹什麼？你們！

羣衆甲：幹什麼。你還不知道嗎？我們的人給你叫去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王老爹：已經十多天了，蕭老闆？

蕭漢江：這問我幹嗎？我怎麼會知道？

李大嫂：你怎麼能說不知道？是你親自招他們去的呀！

張大媽：可不是，蕭老板，你給他們找去做工了，現在總還得謝謝你給我們找回來哪！

王老爹：謝謝你，蕭老闆！我們都是靠人吃飯的，……

蕭漢江：那我管不了這麼多。他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我跟他們薦了生意，他們去，這是他們心甘情願的，去了不回來關我什麼事？

李大嫂：你不能這麼說，李三泰是你找去的，他不回來，我得問你要人。

蕭漢江：放你媽的屁！問我要人？你敢！

李大嫂：不敢？我跟你拚命！（撞過去，給王老爹攔住。手裏的小孩大哭）。

王老爹：不是這麼說，（向李大嫂）你這樣有什麼用呢？蕭老闆！我給你叩頭。（跪下去）。李大嫂也太可憐了，沒有了當家的，她就沒得活。我也只有那一個兒子，一家老老小小，全靠着他。哦，蕭老闆！請你給我想一想，假使他不回來，我一家老小，那就全只好死啦！

張大媽：（跪下）。做做好事罷，蕭……老闆！我的兒子不好，吃紅丸，可是怎麼不好，總是自己的兒子！蕭老闆，你也是多子多孫的人，你就可憐可憐我這沒有用的老婆子罷！

蕭漢江：（在相當感動之後，到底還是强頑起來）。我管薦生意，可不管薦了生意之後的事啊，上了工不回來，我管不了。

羣衆乙：管不了也得要你管！

蕭漢江：放你媽的屁！

李大嫂：放你媽的屁！你有鬼子做靠背山，就敢欺負我們。我當家的不回來，我就要你死！（又撞過去，又給王老爹攔住了）。

蕭漢江：滾出去！（順手拿起矮板櫈，要打他們）。你們全給我滾！

金姑娘：（擋住他）你這是幹什麼？

王老爹：（扯李大嫂）我看我們走罷，現在人多不好說話，回頭再來好好的求他罷。

蕭漢江：什麼東西？敢到我屋子來鬧？我看你們全想教白帽子帶去去！我教你們都死！（正在這時候，一個白帽子捉了蕭大龍從通外邊的門上。地下室上來的人們看見了白帽子，都嚇得逃走了，金姑娘立刻關上門。回頭見蕭大龍給捉了來，大驚。）

白帽子：你們這兒失賊了嗎？這一個賊從你那小窗戶裏爬出去，給我帶住了。

蕭漢江：（走近大龍），不愛臉的東西，（打一嘴巴）。老子揍死你。

白帽子：（得意的揩去滿臉的汗）這個賊大胆極了，大白天敢偷東西。從窗口爬下來，嘿，剛好給我看見了！我就一面吹警笛，一面喊：「捉賊呀，捉賊呀」！他媽就拚命的逃，我就拚命的追。後來他跑得太快，我差不多要追不上啦。一下子他要在吾妻街拐灣兒，朝三炮台電影院那兒跑，我想犯不上找麻煩，非拿出眞本事不可。我一下子就拿出這個傢伙，（手槍）我喝住他：「別跑，再跑我就開槍。」「嘿！小子，到底怕死，站在那兒不動，乖乖兒的讓我帶住他。現在你們看他這個鳥樣子，一句話也沒有說啦。（少停。對蕭漢江）少了什麼東西沒有？查一查，請你跟我報告去。

蕭漢江：（指大龍）用不着帶他去，我可以自已辦。

白帽子：那不成！

蕭漢江：不，那是我的兒子。

白帽子：是你的兒子？（少停）是你的兒子也得公事公辦。

金姑娘：他並不是做賊，他從自己家的窗戶裏爬出去有什麼關係呢？

白帽子：那麼……那麼我怎麼交待呢？

蕭漢江：你拿我這個名片去罷。

（白帽子接着名片看了，又對蕭漢江看了一眼，知道是有來頭的人，不說什麼便走了）。

蕭漢江：（指着兒子罵）不要臉的東西，怎麼會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來？老子的臉給你丟盡啦！做賊！做賊！什麼事不好做，做賊！

蕭大龍：我怎麼是做賊？……（看了金姑娘的眼色便不說下去）。

蕭漢江：不是做賊，做什麼？大白天從窗口爬進爬出，不是做賊是做什麼？你說！

蕭大龍：做賊，你爲什麼不給錢用？

蕭漢江：我揍死你這狗東西！（打他，給金姑娘攔開了）。從今以後再也不要看見你，再也不認你是我的兒子！你給我滾！我要你做賊的兒子幹什麼？快給我滾。

蕭大龍：做賊？哈哈，就算我做賊罷，可是你做什麼？人家都說你做漢奸！

（蕭漢江趕過去打他，他逃到門邊去。中間又隔着金姑娘）。

金姑娘：（對蕭大龍）得了得了，幹嗎呀？你回去罷，有什麼鬧的呢？

蕭大龍：我再也不承認你這樣的人做父親！（父親再追過去，他已走了）。

（忽聞嘈雜的人聲自地下室慢慢的騰上來）：

羣衆甲：（聲）我們再去問他交人！

羣衆丙：（聲）怕什麼，再去！

李大嫂：（聲）他要捉人就讓他捉罷。（夾着小孩的哭聲）。

張大媽：（聲）坐牢也好，反正是不得活的。

王老爹：（聲）不，我們還是去跟他講理。

羣衆乙：（聲）跟他這種人有什麼理可講？

李大嫂：（聲）我們跟他拚命！

羣衆丙：（聲）我們打死他！

（接着是極重的敲門）。

蕭漢江：不准他們爬了上來！（瘋狂的，）別讓他們上來！

金姑娘：（使動的抵住門）。李大嫂，你們下去罷，我在給你們想法子。

羣衆甲：有什麼法子想？開門！

李大嫂：（聲）沒有什麼話說，我只問他要人！

羣衆丙：（聲）開門，不開門我們就打進來！

金姑娘：別嚷，聽我說呀！我已經跟他說好了，我要他立刻就給你們交涉去。

張大媽：（聲）那麼我的兒子到底是上那兒去了呢？

金姑娘：他們做工還沒有完，給鬼子留住了。我要他立刻交涉去，馬上放回來。

王老爹：（聲）那麼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金姑娘：蕭大爺去想辦法啦，明兒早上一定可以回來。

李大嫂：（聲）一定的麼？

金姑娘：我不騙你們的，大家回去吧。

王老爹：（聲）明天，明天，……唔，那麼讓他給我們交涉去。

羣衆丙：（聲）也好，我們明兒早上再來。

張大媽：（聲）金姑娘，你做做好事罷，菩薩會保佑你的，請他一定給我找兒子回來哩。

金姑娘：好，你們去罷，我一定不騙你的。

羣衆甲：（聲）不給人還我們，就打。……

（人聲，脚步聲，慢慢的低下去）。

金姑娘：（對蕭漢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看你怎麼交人給他們！

蕭漢江：（受了極大的刺激，雙手抱着頭坐着，一會兒又站起來）。哼，他們罵我漢奸！就連我兒子也罵我漢奸哦！……馬國材那小子，到逍遙事外，讓我一個兒承當！（少停，他憤然的向外走）。

金姑娘：你上那兒去？

蕭漢江：管什麼！（下。一回兒又回來）有零錢嗎？

金姑娘：我那兒有。

蕭漢江：放屁，方才的錢不是全給你拿去了嗎？（自動的從插斗內拿錢）媽的，老子要喝酒！（憤憤地下）

（金姑娘坐了一會，讓腦筋清醒一下。後至左方門響靜聽地下室的聲音。又輕輕的打開門。見崔朝明在樓梯旁）。

金姑娘：（低聲）小崔，小崔，……你過來我跟你說話。（崔朝明有上樓梯的脚步聲，一會兒站在門旁）。他們還在那兒鬧麼？

崔朝明：走了許多，還有幾個人在那兒講話。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那些苦力全死了麼？

金姑娘：誰知道？都是馬國材鬧的鬼。（少停）喂，我問你，你一個朋友倪……倪什麼？

崔朝明：倪毅。

金姑娘：對了，倪毅。他來了沒有？

崔朝明：沒有來。你問他幹嗎？（做了一個鬼臉）唔，你看上了他？是嗎？

金姑娘：呸，我跟你說正經話呀。他還要來的嗎？

崔朝明：誰知道呢？要許還得來吧。

金姑娘：那麼什麼時候來呢？就要來嗎？

崔朝明：哈哈，你簡直待不住啦，是不是？我不是說過我不知道嗎？

金姑娘：那麼他來了你立刻就來告訴我，好嗎？

崔朝明：好啦（但是一轉念，嚴肅地）可是蕭漢江要你問的？

金姑娘：沒有的話，我有事要問他！（笑打他，回身關上門。）

（他在屋子收拾了一會兒，又跑到梳粧台那兒照鏡子。忽聞窗外有口哨聲，她知道那裏蕭大龍來了，便走近窗前，向外說話）。

金姑娘：你又跑來幹什麼？一會兒你爸爸又得來的。

蕭大龍：（聲）晚上我在旅館裏等你。

金姑娘：那個旅館？

蕭大龍：（聲）就是浪花街前次你去過的那一個。

金姑娘：幹嗎要上旅館去呢？

蕭大龍：（聲）我有話跟你說，逃走！

金姑娘：逃走？（少停）晚上我怎麼能去？你爸爸在這兒哪。

蕭大龍：你想法兒騙他一下不就行啦。

金姑娘：……

蕭大龍：一定要來的哩。

金姑娘：好，我能來就來罷。

（她反轉身來，靠着牆，默默的想着）。

第二幕終

第三幕

時間：第二幕之直後，正是黃昏。

地址：第一幕同，地下室。

佈景：第一幕同。

幕啓：立刻聽到張大媽在繼續着喋喋不休的說話。她說話的聲音，禁不住抖着嗓子，使崔朝明很感動。李大嫂爲了使她瘦弱的孩子不哭，便將奶頭塞在他嘴內，可是吃不出奶水來還是哭。

張大媽：（對崔朝明）哪，少老闆，我的小張年紀輕，不學好，我也恨他，不過無論怎樣總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呀！對自己說假如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怎麼過下去呢？

李大嫂：就是你的小張不好，我當家的是不去的，你的兒子一定要拉他去。

張大媽：那你不能寃他啦，他也是一番好意，有工做總得照顧自己的朋友。誰會知道一去，就不回來的呢？

洪二爺：唉，張大媽，你說得對。誰都想往好處鑽，所以石富財要去，我也不好說什麼的啦！

崔朝明：對，碰着這樣的事，誰也寃不了誰。不過當時若是聽了我的話，大家都不去做工，那就沒有今天的事了。

張大媽：是是，少老闆說得對。可是有活兒不做，就得餓死，誰會知道一去就不回來的呢？

崔朝明：（對李大嫂）怎麼這孩子吃着奶也是哭？（孩子哭得很響）

李大嫂：吃不出奶呀！少老闆。大人沒得吃的，小孩兒那會有奶呢？（說着流下淚來）

張大媽：哪，李大嫂，你聽我說：小張年紀輕，不學好，我也恨他。可是，現在總得靠他吃飯哪，（對自己說）有什麼三長兩短，叫我靠誰去？

李大嫂：（哭訴着，拉長聲音）我們活要活在一道，死要死在一……道的……啦！哦哦，天哪！……呃……你要是不在啦……我一定給你報仇的……啦！……哦哦，天哪！……呃！……

崔朝明：李大嫂，別哭呀！哭有什麼用呢？得想方法呀！

洪二爺：對呀，哭幹嗎哇？年紀輕輕的……嘻嘻，幹嗎哭？

李大嫂：哦哦，天哪，……呃……

崔善慶：（自窗洞伸出頭來）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呀？哭哭啼啼的。要哭回家去哭，這兒是要做主意的。

洪二爺：四粒。崔老闆。（從崔善慶手內接了紅丸）

張大媽：去罷，李大嫂，咱們回去罷。現在還不知道是死是活，幹嗎就哭呢？

倪毅：（走進來，向窗洞內的崔善慶）老伯好哇！

崔朝明：唷，你來啦！

倪毅：幹嗎哭？

崔善慶：誰知道呢？她的男人不見了，跑到這兒來哭。

倪毅：哎，這個年頭兒也眞不成世界。剛才我從海河南邊走過，河裏浮出許多死屍？

崔朝明：死屍？那兒來的死屍？

李大嫂：（突然驚愕的停止了哭泣）海河裏浮出來的？你看見了麼？

倪毅：我打從那萬國橋北面走，聽見許多人在嚷着。有的說，大概是流氓自相殘殺，死了以後將屍體拋到河裏去。有的說是雅片煙鬼，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跳水自殺。

張大媽：都是雅片烟鬼麼？

倪毅：誰知道呢？我想擠過看看，可是給警察攔住，不准大家走近去看。

洪二爺：啊，靑天白日有這樣的事麼？不過等過足了癮；再來聽你的山海經。（向煙床走去）

倪毅：怎麼的？

崔朝明：她的丈夫做工去，已經十幾天了，到現在沒有回來。（向李大嫂）你哭也沒有用呀。你快去看看，有沒有他的屍首再說。

洪二爺：（聲）回頭我也去看看，有沒有石富財的屍首。

崔善慶：眞的，哭有什麼用呢？（指張大媽）你也去吧，看看有沒有你的兒子？

張大媽：（喃喃的說）不，不會有的事！……我的兒子抽大烟，可是我知道他不會尋死！……不，不會有的事！


沈西苓的「十字街頭」



白「東北之家」一場面

白「走私」一場面

白「奉公使的身價」一場面

白「自殺」第三幕

巡按第二幕

本頁各圖均爲南京戲劇學校公演的成績

……（給李大嫂扯着一同出去了）

（聲）：……年紀輕，不學好，我也恨他，可是無論如何，總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呀！假如有什麼三長兩短，……

倪　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崔善慶：哎！假如眞的他們的全死了，那這些娘兒們也有的苦了。（自窗洞中縮縫進頭去）

崔朝明：你忘了麼？那次不是你看見的？一批烟鬼給上面的那個蕭漢江找去做工，到現在一點音信也沒有，一個也沒有回來。

倪　毅：啊！眞有這樣的事？一個也沒有回來？

崔朝明：對啊，大家儘在問姓蕭的要人，……

……

倪　毅：唔，中國人簡直比狗還不如了。……

……

崔朝明：他媽的，假使死的眞是他的，那末那些東西全該死，那一天我再三跟他們說，別給鬼子做活兒，可是一個個都快活得什麼似的，不聽我的話！……只要有活兒做，不管主人是誰。好罷，現在完啦！……

洪二爺：（自烟床那邊出來。）這也是天數，我那天若是跟着石財富去啦，也別想回來了。可是石財富，可惜，……哎！

倪　毅：哦哦！你該將這事情告訴他們，讓大家知道。

崔朝明：可是，現在還不能確定那些死屍就是這些苦力。

洪二爺：（突然對崔朝明跪下）少老闆！……對不起！……對不起！……

崔朝明：（攙他起來）你這是幹什麼？有話說罷。

洪二爺：我沒有……剛才四粒……，哈哈，……求你……

崔朝明：得了得了，（揮手）你去罷。

洪二爺：謝謝少老闆！（感激得很的出門又回身再說）謝謝少老闆！

（倪毅和崔朝明望着洪二爺的背影苦笑。）

倪　毅：（望望四周）小崔，我的事辦好了，我打算明天走。（自貼肉的口袋內摸出一塊寫有字的小綢子。）借我一根針，我要縫一點東西到衣服裏子裏去。

崔朝明：這是什麼？

倪　毅：這是一……（笑）一件法寶，有了這可以找人。

崔朝明：你得當心啊，有多少到關東去的朋友，全在三海關給搜出什麼東西來，很快的就給槍斃了。

倪　毅：我有一次才够危險的哩。那還是九一八以後不多久，東北同鄉會在北平半公開的成立了義勇軍後援會。有一次派了許多人，都給了秘密命令到關外去。有的到吉林，有的到黑龍江，我是被派到遼甯。我們都扮裝了做生意的人，繞一個圈子，從大連上岸。你想，我的那個公事放在什麼地方？我將它放在一管牙膏裏面。我想這是很好的方法，可是我很鎭靜着，因爲我的心總禁不住撲撲的跳。果然船在大連快靠岸的時候，上來了許多便衣警察，搜查着每一個形跡可疑的人。我的心更加跳得利害，簡直，就像心要從口內吐出來似的。我和同伴們彼此約好了是不認識的人，可是我親眼看見一個一個都給帶住了，我差不多就渾身發抖。但是後來我打定主意：他們既然來了，就得給他們搜，反正也逃不掉的。怕什麼呢？死就死罷。中國人幾千幾萬都給鬼子宰了，難道還多了我這一個不成？就這麼心一橫，反而什麼也不怕了。等到換班兒時，搜到我身邊來的時候，我便自動的打開包袱，把所有的東西都拿給他們看。唉，他們什麼也查不着，牙膏瓶子罷，簡直

開也不開，便扔在旁邊，走了。……
…後來我上岸便到一個朋友家內去
住了一天。可是第二天早上，在街
上看見電燈柱上掛滿了我朋，們的
頭，那簡直比看見自己父母的屍體
還要難受。不過同時也替自己歡喜
：總算是一次從死裏逃生！
（從抽斗中取出針綫來交給他，倪
將符號縫入夾衣中）

崔朝明：（感傷的）這五六年來，我們的同
伴，明的暗的眞不知道給殺了多
少？

倪　毅：可不是？飛機，大砲，毒瓦斯，暗
殺，槍斃，他媽的，他們什麽殘酷
的手段全體出來了。

崔朝明：但是這樣大的犧牲有什麽用呢？老
兄！他們在關東的勢力是根深蒂固
的。現在你看罷，整個的北中國也
跟關外一樣了。

倪　毅：那末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活動是沒
有用了！

崔朝明：事實上，那除了大批大批的送死之
外，我看，……

倪　毅：哈哈，小崔！你跟我開玩笑？

崔朝明：頑笑什麽？你說，有什麽好處？這
些年來得着得着一些什麽？宣統還
是那兒做皇帝，鬼子還在那兒做提
線戲，還有現在內蒙古的王公也都
歸順他們了。

倪　毅：（差不多是語塞的樣子。）這……
這是……

崔朝明：這是……什麽？你說呀！

倪　毅：這你只看到一面，還有一面……

崔朝明：還有一面？是什麽？

倪　毅：還有一面就是永遠不投降的游擊戰
爭。……

崔朝明：（搶着說）我不是說過了麽？這種
游擊戰爭不中用。前些年到還有人
給義勇軍募捐，接濟軍餉，可是近
年連這個也沒有了。至於沒有軍火
接濟更不必說。……

倪　毅：噯，你別搶着說，你聽我說完呀。

崔朝明：好，好，你說罷。

倪　毅：你不覺得我們年年不斷的跟他們打
，不使他們也感受威脅麽？

崔朝明：威脅什麽？

倪　毅：唉，不是他們自己也承認非得有大
批的軍隊，非得有大批的軍費，不
能將「匪賊」消滅下去麽？差不多
沒有辦法對付，這就是威脅。

崔朝明：哼，這也許是對的。

倪　毅：那末你不覺得他們自己的軍隊不願
意和我們打麽？尤其是那些所謂滿
洲國的，不是更不願意打自己中國
人麽？有一次我親耳聽見一個俘虜
說，他們眞不想和我們打，可是不
打又給官長逼得沒有辦法。他們一
有機會就給我們送子彈，就連他們
的下級長官也是這樣。

崔朝明：唔。可是咱們人數少，他們人數多
，……他們有後台，咱們什麽也沒
有……

倪　毅：你全錯啦，東北三千萬人全是咱們
的同伴，咱們的兄弟，從前咱們隊
伍裏祇有胡子，農民，散兵，可是
現在，學生，工人可不必說，教員
地主，軍官，連資本家也加入到我
們這兒來啦。

崔朝明：這是鬼子逼得他們沒路走的原故。

倪　毅：對了，就因爲他們給逼得無路可走
，才走上了這條生路。那末每一個
中國人都走上了這一條路，都有了
打的決心，都要拼了性命來趕掉鬼
子，「收復失地」，這就可以担保
將來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崔朝明；……唔！……

倪　毅；小崔！我有一個時候也和你一樣消
極過，覺得我，是傻瓜，可是看看
咱們老百姓的生活，看看敵人的殘
暴，我要像你一樣消極也消極不下
去。……

崔朝明：……

倪　毅：小崔！你不該儘躭在這鴉片窟裏面
！你不抽鴉片，但是這兒的這種死

人一般的空氣和鴉片一樣的可以使你消沉，可以使你墮落下去！

崔朝明；這也許是對的……

倪　毅：你們的同胞，現在不知有多多少少加入在我們的隊伍裏面，咱們的敵人，是共同的，　你還記得你的老家？

崔朝明？可是，……可是……老倪，你別講這樣的話吧？

倪　毅：爲什麼？

崔朝明：用不着說。

倪　毅：你有什麼心事的話，可以跟我說，……我們是幾年的好朋友。

崔朝明：我……的心並沒有死，可是跟您說，（正要說時）

（崔善慶揩着眼睛自黑屋裏走出來，顯然是小睡之後。他已經聽見了倪毅和他兒子的談話。）

崔善慶：你們說什麼？（放響聲音）說話當心點兒，你們不要性命，咱可還要做買賣啊。（望望黑暗處）咦，怎麼的啦？這小子還沒有吃好？（大聲喊）紅疤子！……紅疤子！（走過去）你這小子怎麼的？又睡着了？咦！不在？

崔朝明：紅疤子走了。

崔善慶：錢給了嗎？

崔朝明：沒有。

崔善慶：沒有給錢怎麼放他走呢？你幹什麼來的？

崔朝明：人家拿不出錢麼，留住他幹嗎呢？

崔善慶：噯嗨，你會做好人吶。沒有錢就放他走？你得知道咱們在這兒是做生意呀。

崔朝明：（低聲的）我不希罕這齷齪生意。

崔善慶：什麼？你說這是齷齪生意嗎？噯嗨，想不到你學會了挺撞老子吶？你整天坐家裏什麼也不會幹，爸爸賺錢來養活你，你到不高興啦！是不是？（逼近兒子）你也有良心麼？我這麼大年紀，你不賺錢來養活老子，反到老子來養活你！你到底是幹什麼的？前幾天好些人找你去做走私貨的賣買，可是你懶得像死蛇一樣，放着發財的機會不去找。要是爸爸像你這樣的年紀，能够跑路我早去啦！哦，混蛋東西。什麼事也懶得動手，反到說這生意不行，那末……

崔朝明：可是，你不覺得靠着洋行的招牌，欺負中國人，不是可恥的事麼？

崔善慶；可恥，大官大府的做得，咱們老百姓做不得？（更逼近他）

崔朝明：不……

倪　毅；（急止崔朝明）小崔！別響！老伯你別生氣，爲一點小事，何必呢？

崔善慶：這混蛋東西！有本事就別回到我這兒來，不是我這齷齪生意給你做靠山，你能在這天津住嗎？（對倪毅）唔！你也得體諒我，別再帶他向壞路上走。

倪　毅；我……

崔朝明；爸爸！你得認清了我從前也不是幹了馬賊。

洪二爺：救命呀！救命呀！（急自外奔入，大家驚恐）

倪　毅：幹什麼？幹什麼？

洪二爺：（向崔善慶作揖）救救我，救救我，馬國材追着殺我來了。

崔朝明：還是爲了偷了他老婆的褲子　的　事嗎？

崔善慶；那我不管！

洪二爺；做做好事罷，（跪下）救救我罷！

崔善慶：你剛才爲什麼錢也不給就逃走？

洪二爺；哦，我該死，我該死，我沒有錢，我該死。（拖住善慶的脚）可是，你就看着我給人殺死麼？

倪　毅；那有這種的事，靑天白日敢殺人？

洪二爺：不，他會殺我的。他什麼也不怕，誰也管不，他。只有你，崔老闆！只有你是能救我的！崔大爺！難道你眼睜睜的看着我給人殺死在你的面前嗎？

崔善慶；快，藏到我房內去！（洪二爺急藏

去）他媽的馬國材太無法無天了。

倪　毅：天下有這樣的事，白天敢殺人！

崔朝明：他奶奶的，他是什麼都做得出的。

馬國材（持短刀急入）紅疤子來了這兒沒有？

崔善慶：沒有哇，馬大哥。

馬國材：沒有？我遠遠看見他逃進來的，怎麼能說沒有？

崔善慶：眞的沒有，馬大哥！什麼事跟你過不去嗎？

馬國材：他媽的狗東西，非殺死他不可。（他到處搜尋，想到崔善慶的房內去）

崔善慶：請別跑到我房裏去，我房裏是從來不給壞人藏起來的。（崔善慶拖住他）

馬國材：唷！怎麼的？進去瞧瞧也不行麼？

崔善慶：大哥，平常的時候，你肯賞光到我房內喝杯茶，抽袋煙，坐一會兒，那請也請不到啦，可是你今天要進去尋仇，動刀子，大哥，那你就太小看了我啦！你說，我會在房子裏藏着你的仇人麼？哈哈！

馬國材：行，崔老闆，一句話，我相信你！（晃一晃刀）狗肏的，總有一天逃不了老子的手！（將刀插的入腰間皮鞘內去）往外走。

崔善慶：大哥！就走？不歇歇腿去？

馬國材：我還要辦公去，回頭見！

崔朝明：（看着馬國材走了，向房內喊）洪二爺，好出來啦，（沒有回答）沒聽見麼？馬國材走啦！

洪二爺：（抖擻着出來，拭去額上的汗）眞的走啦？

崔朝明：哈哈哈，嚇成這個鳥樣子。

洪二爺：你別吹，給你看見那明晃晃的白刀子，你也會牙齒打哆嗦。（往前走）

崔善慶：（攔住他，搜身）慢慢的，別在我屋子裏順手牽羊的帶那末一手。

洪二爺：（坦然的給他搜）那我就太沒良心啦，崔老闆！你救了我的命，不瞞你說，我還在打主意到什麼地方弄點值錢的東西報你的恩哩。

崔善慶：噢，看你小樣子不出，到好心眼兒哩。

洪二爺：唉洪二……不，我紅疤子雖窮，我是一顆心却是擺在正中間的。

崔善慶：（正顏厲色的）別吹牛皮啦，紅疤子，明後天不還錢來，當心我搥斷你的賊骨頭！（走向房裏去）

洪二爺：是是是！

倪　毅：眞他媽的成了鬼世界，大白天明刀殺人，我還是第一次見過。

崔朝明：怎麼的？受不了麼？又一個人在發牢騷啦！告訴你，有得瞧的。（轉問洪二爺）喂，到底是怎麼會事？爲了一件小褲子就能殺人？

洪二爺：不，不全爲了褲子，還有一次他老忘不了我的仇。那時他還在松井洋行打雜，不像現在這麼闊。有一天，他綁了人家一個小閨女，就藏在那個洋行裏。這事情瞞不過我洪二爺，我跟他說：「喂，好小子，有好處大家分一點。」他也回答得好：「行，你來得正好，你替我跑這趟差罷。」說着，他在袋裏掏出一片白紙來交給我，另外又拿出兩毛的角票，這才像個爺們似的吩咐着我：「你到北街胡家送這封信去，說今天十二點以前，帶五十元錢來贖他的閨女。明兒來加倍，後天再不來撕票。……今天先給你兩毛，事成了給你一塊。」當時我想，好小子，做這個買賣，才給我一塊？我跟他說至少要五元。他說：「行，事成了不會少你的。」可是他媽的，以後他賴了，不給，連一塊錢也不給。那末，我也不是傻瓜，有一天我悄悄的跟他過了大和街，上了東馬路的茶樓，我便報了公安局，把他帶住了。不是他洋行裏來頭大，保了他出來，險些兒不要他的命！從那次以後，他就[illegible]死我了。

崔朝明：哦，原來還有這麼一個好故事。

倪　毅：可是，無論怎麼的，總不能青天白日的殺人。

洪二爺：那你就別說了罷，老兄！現在就是他們的世界，有什麼不能幹的勾當？我不寃你，天津這地方，你若是給他們害死啦！你家裏的人就嚷也不敢嚷，簡直有寃沒處訴。

倪　毅：這話對，海河　，那末些屍首……

洪二爺：海河裏的屍首，我剛去看了來。……

倪　毅：噢，怎麼樣？你看着了沒有？

洪二爺：你聽我說呀。多少人哪，男男女女，老的小的，都擠着擠着要到河邊上去認屍，哭哭啼啼的，連對面說話也聽不見，可是警察却不准認屍，……

崔朝明：爲什麼？

洪二爺：鬼知道爲什麼，就是不准認，人衝上去就用槍柄打，他媽的，那些白帽子眞起勁！……

倪　毅：那末你也沒看着嗎？

洪二爺：不，你聽我說呀。我打定主意；王八旦的，你不讓我看，我偏要看。我偷偷的從很遠的地方溜過去。哎呀，那末些死屍，總有一二百，全臭了，大熱天，臉孔全爛得不認得！……

倪　毅：那末怎麼知道是不是前次招去的那些人呢？

洪二爺：哎，你就別打岔，聽我說呀。我想別人不認得石財富我總認得，他的右手少一個指頭的。給我仔細一找，眞的找着了他！

倪　毅：哦！

洪二爺：他和別的死屍一樣，身上也是一絲不掛。……

崔朝明：這樣說，那些苦力全這樣死啦！

洪二爺：那還消說？老兄！（無力的坐下）

倪　毅：（瘋了一樣）什麼世界？什麼世界喲！

洪二爺：有許多人在那兒談着，說是流氓自相殘殺。也有人說，是鬼子招華工，上了輪船就要寫字據：要做二三年才能回家，工錢也要做到滿了才能拿錢，假如有誰不願去的，就在晚上給麻藥迷着，拋下河去。可是誰又知道到底爲什麼死的呢？

崔朝明：（向倪毅）喂，蕭漢江那傢伙，大家就這樣放過他嗎？

（崔朝明凝望着倪毅，等候他的回答，可是倪不說話，只背着洪二爺做了一個「殺」的手勢）

崔朝明：可是他的金姑娘還等着你，你回來了要我就去告訴她的喲！

（倪毅怒視了一眼，並不回答。）

第三幕終

第四幕

時間：第三幕後四小時，開幕時爲夜十二時許。

地址：同第三幕，地下室。

佈景：同第三幕

幕啓：遠遠的有洪亮的鐘聲響着。共十二下。昏黃的電燈在室內照着，人影在牆壁上來去。崔善慶打着呵欠到他室內去睡覺。隱約的聽見崔朝明的鼾聲。倪毅沉思的坐在一旁。洪二爺像幽靈似的從烟床那兒出來。

洪二爺：大家都走了，我也得睡覺去啦！（聽着鼾聲）少老闆，眞好睡勁兒。（走過倪毅面前）怎麼的？你還不歇去麼？

倪　毅：（在沉思中驚醒過來）哦，一會兒就睡。你吶，回家去啦？

洪二爺：唉，大熱天，這一帶的屋簷下全是我的家。（一面走，一面哼着大鼓調）楊六郎跑了馬……能行，忽然來了一股子宋……家兵。楊六郎在腰間掏出那很鵰……翎箭，對着他妹妹的那個鼻……樑骨……（他有意唱得很淫穢。歌聲帶着他出門，慢慢的，以至於在靜夜中消失了）

倪　毅：（迷惘的站起來，似乎寂寞得使他傷感。他站起來，走向窗前。一股月色從舖道的窗戶中瀉進來，不由的吟哦着李后主的詞）「……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金姑娘：（從樓梯上走下來。因為她用打火機燃了一根紙烟，所以觀衆可以看得清她的臉。她穿了白綢上衣和黑香芸紗褲。除了日……（第三幕）所見的鼻樑上的紅癍之外，胸前多掛一串茉莉花）。什麼？全睡啦？

倪　毅：（見了她，立刻興奮起來）哦！這時候您……

金姑娘：（低聲而俏皮的）看您來啊。（見倪毅去開電燈，立刻制止他）不用開電燈，就這樣靜靜的談談不好嗎？（看着月光瀉入。）今晚的月亮好極啦！

倪　毅：你怎麼知道我來了的？

金姑娘：咦，不是教小崔來告訴我麼？

倪　毅：我教小崔……？（沒有說下去指樓上）那……

金姑娘：老頭？在家呀，不知又從哪兒喝了酒，醉得開口大罵，打人，好一會兒，好容易服待他睡着了，才能下來換一口氣。

倪　毅：他很愛喝酒麼？

金姑娘：喝酒？嘿，酒，簡直是他的命。天天要喝，別人跟他過不去罷，更要喝。

倪　毅：誰跟他過不去呢？

金姑娘：誰都跟他過不去！今天下午，……別說了，說了多氣人！（少停）跟你有半個多月不見啦！

倪　毅：差不多。

金姑娘：上那兒去過？

倪　毅：上……（懷疑）唉，有點兒事。

金姑娘：有什麼事？

倪　毅：（佯笑）……

金姑娘：不能跟我說？（走向窗前去）天氣太熱啦，到晚上也不肯涼一點兒的。

（倪毅以懷疑的眼光望着她的背影）

金姑娘：（聽見烟床上的鼾聲，回轉身）這兒還有一個烟燈沒息掉。（拿着烟燈放在桌上）就這末一點兒亮，咱們坐着談談到怪有趣的。（她和倪毅隔着桌子坐下來，凝視着他，微笑的，眼睛裏表示着無限深情。好一會兒，倪毅有點難為情起來）

倪　毅：你這樣望着我幹什……？

金姑娘：（不立刻回答）不為什麼？就這末看看。（又看了好一會兒）鄉親！

倪　毅：鄉親？哦，對了，咱們是同鄉啦！

金姑娘：咱們通化現在怎麼的？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吧？

倪　毅：你問的是那一方面呢？

金姑娘：那一方面都好，我對於家鄉什麼全不知道。

倪　毅：那你教我怎樣說呢？反正那兒是換了朝代，什麼全變得不成樣啦，不說別的，單說這幾年姑娘媳婦兒，就不知道死了多少。

金姑娘：怎麼會死姑娘媳婦兒呢？

倪　毅：那還消說嗎？金姑娘，你想想就會知道的。

金姑娘：全是鬼子幹的？

倪　毅：還有誰？

金姑娘：我還記得小時候在堡子外面放牛，一聽兒馬賊來了就拚命的逃跑，比我年紀大的姑娘們，就使勁的縛緊褲子……現在也許她們全死了吧？

倪　毅：你的家住在什麼地方？

金姑娘：王家堡子

倪　毅：可是你並不姓王。

金姑娘：我原來是姓王。

倪　毅：噢？（眼睛逼着她再說下去）

金姑娘：說起來話長着哩。（少停）那還是我十三歲的那年，我給人拐帶到哈爾濱。那個人姓金，大概也是高麗人吧，我記得別人都叫我做高麗棒子。

倪　毅：後來呢？

金姑娘：後來進關啦，到了這地方，又到那地方，青島，大連，北京，石家莊，全到過。……

倪　毅：現在，嫁人了。

金姑娘：不，我並沒有嫁給他。

倪　毅：他待你很好嗎？

金姑娘：混下去就算啦，（多少有一點感慨地站起來閃着她手指上的鑽戒。）你睡得很晚嗎？樓上還有一點兒酒吶，去拿來，（矯捷地往樓上走）咱們看月亮！（很快的上去）

倪　毅：（望着他的背影，多少的不安和好奇，來回的走着。獨白）這個女人眞有一點古怪！

金姑娘：（捧了酒壺酒杯和菜碗，下來。）快來給我幫忙。

倪　毅：（接了幾樣東西在手裏）還沒有醒？當心啊，別鬧出亂子來。

金姑娘：不，像死猪一樣。（擺好在桌上）坐下來。沒有什麼下酒的菜，就這末隨便酌幾杯罷。

倪　毅：可是我不會喝酒的。

金娘娘：男子漢不喝酒！你看我就學會了！（斟一杯給他）喝！（自己一飲而盡）

倪　毅：我看你有點兒怪。

金娘娘：這是我的脾氣，愛什麼就幹什麼，愛喝酒，就痛快地喝一下。

倪　毅：你和蕭漢江也常喝酒？

金姑娘：問這幹什麼？……不過，（有意無意地）我常常跟他喝，您覺得怎麼樣？

倪　毅：我？這和我一點兒也沒干係。

金姑娘：沒有干係，那爲什麼要問？（笑了）可是你可以問，咱們是鄉親，（少停）有的人，我只要見一次面，就和他說得說上來的。（同喝酒）喝乾呀！（少停）您知道，一個在外面東飄西蕩像我這樣的女人，沒有了生身父母，也沒有了家，有時候碰上一個家鄉來的人，還不是自己的親人一樣麼？……

倪　毅：我不能喝了。

金姑娘：怕什麼呢？喝醉了有我在這兒陪着你醉！

倪　毅：小心點兒，我不能跟你一樣。

金姑娘：什麼？您害怕？怕他會帶住您，是不是？

倪　毅：他帶住我？幹什麼？我又不是……（驚恐）

金姑娘：說得頑兒的，就嚇成這個樣子！

倪　毅：我幹嗎嚇？笑話！（少停）喂，我問你，今天下午的事，老蕭打算怎樣辦呢？

金姑娘：什麼事怎麼辦？

倪　毅：不是好些人要他交人麼？海河裏浮出許多尸首，誰也知道那一次老蕭招的那些苦力全死啦！

金姑娘：啊？全死啦？（受了不少的刺激）

倪　毅：你不知道嗎？

金姑娘：全……死……啦！

倪　毅：你一定知道，他們爲什麼死的。

金姑娘：笑話！我怎麼會知道？

倪　毅：你剛才的臉色告訴了我。

金姑娘：我的臉色？哈哈哈！你是看相的！哈哈哈哈！（她已經半醉了）

倪　毅：你幹嗎笑？

金姑娘：哈哈哈，爲什麼不笑？你以爲老頭兒的事，我全能知道嗎？您太看

得起我啦！（少停）得了，不談這個罷，咱們喝酒！

倪　毅：我不能再喝了。

金姑娘：我要你喝！喝了這一杯我不要再喝了。

倪　毅：（給她的嬌媚的眼光感動了）好，再陪你喝這一杯。嗝，……（用手拭嘴）再也不能喝了。

金姑娘：哎呀，可糟！

倪　毅：什麼事？

金姑娘：我忘記了到一個地方去。他約好我去的。

倪　毅：（驚訝）什麼地方？

金姑娘：不管他，我本來地不高興去。（起來，推開窗子，晚風吹着，哼起小調）「初次會見有情郎的面，我愛你這俊俏又溫柔，還愛你雙瓶子眼睛暗地裏把情來勾。……」你會唱？

倪　毅：我不會。（望着她）

金姑娘：唔，那末聽我唱：（繼續唱）「用多少花言巧語，將奴家哄上你的手。沒多時，你粗心膽大，半夜三更闖上奴的繡花樓。闖上奴的繡花樓，一把抓着小妹妹的手，小奴家心裏雖肯，嘴裏說不出口，……」（目光凝視他，他的熱情也明白的表現出來。）你愛聽這個嗎？（倪毅頭，無意識地拿起酒杯阻止他。）你不能再喝了。

倪　毅（在迷惘中驚醒了似的。）唱得好，金姑娘！

金姑娘：（熱情地凝視着他）你愛聽？

倪　毅：（趁勢握着她手）。哦，你要我怎麼說呢？

金姑娘：不能說？那末您的意思是？……（熱情地走近倪，舞台慢慢的暗下去。又聽見她歌聲。）「有情郎跪在地下不抬頭。……」

（在黑暗中，歌聲消滅之後，舞台靜了好些時。後有隱約可聞的男人臨死時的呼喊聲。停了一會兒，又有兩個男人格鬥聲，又是呼痛的聲音，似乎又有一個男人死了。再停了一會兒，聽見遠處兩三聲鷄鳴犬吠。汽車駛過的聲音，工廠內的汽笛聲，同時遠處的鐘聲夾在各種聲音間敲了五下。從暗到明，乳白色的光，從窗裏模糊的透進來。）

倪　毅：瞧，已經天亮了。（他們仍在原處，不過很親密的坐在一起。）

金姑娘：唉，一會兒天就亮了！（依戀的目光望着他。）你眞的今天要動身？不能爲我留一天？

倪　毅：這地方太可怕，我却不能呆下去。我得走啦。天下事，本來就沒有永遠不散的。

金姑娘：（熱情地抱着他，甚至於流出眼淚。一會兒拭着眼睛，懇切的說。）你還是走的好。唔，我也知道留不住您的，您有事要幹，呆在這兒也有危險，現在我得告訴你，老頭兒有點知道了你是什麼啦，他要我當心。

倪　毅：（驚慌的）他對你這麼說？（立刻脫開他的擁抱。）他當我是什麼？

（站起來）

金姑娘：好孩子，老是這麼大驚小怪的，我在這兒，怕什麼？我餓啦，你跟我出去買點什麼點心來，回頭我送你到車站去。

倪　毅：這早上有什麼點心可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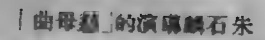
金姑娘：大餅，包子總有的。（拉着他一同從通街的石梯出去。當他們開了門，陽光便衝了一條進來。可是陽光照不到的地方，仍是灰暗。一會兒，只見一個女人進來，很模糊，差不多看不清面孔。她忽忙而飄忽，使人們覺得緊張可怕。她很快的走上通金姑娘房的樓梯。一會兒，天又亮了一點。）

倪　毅：（聲）我說了的，這時候買不着點心吃的。（和金姑娘一同進來。）現在你還是上去睡覺罷。

吳永剛導演的壯志凌雲



吳村導演的「永遠的微笑」



朱石麟導演的「慈母曲」





應雲衛的「生死同心」

歐陽予倩的「清明時節」

王次龍的「孤城烈女」

金姑娘：我不睡，我上去換件衣裳，送你到車站去。

倪　毅：（金姑娘已走上樓梯）不用送……（一句話還沒有說完。立刻聽到一個女人拖長的尖聲「啊！」接着一個女人跌了下來，暈到在地上。金姑娘驚退，倪毅趨前。此時天已大亮，原來是李大嫂暈倒）

倪　毅：快拿冷水來！（扶起她）

金姑娘：（在屋子裏找不着水）沒有水。

倪　毅：桌上不是有冷茶嗎？也行。（就她手內洒些水在大嫂的臉上）

金姑娘：她爲什麼從我屋子內跑下來呢？（走上樓去）可奇怪了。（隱沒到觀衆視象之外。一會兒。有開房門的響聲，立刻驚恐的喊叫，飛跑下來。不得了，老頭子和蕭大龍父子兩個給人殺了！

倪　毅：（將扶着的李大嫂放倒地上。）有這樣事麼？

金姑娘：你來看。你來看。（倪毅跟着她上去）滿身全是血！

崔善慶：（忽忙的自房中出來）什麼事？什麼事？（上去）

崔朝明：（差不多和他的父親同時出來。）誰殺死了的呢？怎麼的？李大嫂躺在這兒？（探着她的呼吸，她沒有死。還上去。）

崔善慶：（下來時見李大嫂醒轉來了。）你做得好事，嘿！你殺人，嘿！

李大嫂：什麼？（精神錯亂的大叫。）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自語）

崔善慶：怎麼一回事？你殺了人，蕭漢江父子兩個全給你殺死了！（倪毅和崔朝明下來。）

李大嫂：我殺死了他們？不，不，我沒有，我沒有！（哭聲）啊！哦！我想起來了。我上去找他，剛推開門，便看見兩個屍首倒在地下，嚇得我跌下來了。

崔善慶：那末爲什麼剛天亮就跑，這兒來？（向倪毅）誰開的門？

倪　毅：是我打開的，可是只出去一會兒就回來了的。

崔善慶：可是只要一會兒強盜和賊就會跑了進來。我得檢查一下失掉東西沒有？（到處查看）

崔朝明：喂，是你？……（低聲。做着殺的手勢）

倪　毅：笑話，你以爲我眞的這末傻？

崔善慶：誰晚上喝了酒？（看見桌上的酒杯茶盃之類對倪毅說。）又是你？

倪　毅：是的，晚上睡不着，所以買了一些酒喝。（不安）

崔善慶：一個人喝？

倪　毅：是……當然是一個人喝。

崔善慶：可是你那兒來的這末些盃碗？咦，這好像是金姑娘家裏的。你和金姑娘昨兒晚上……

倪　毅：……（很窘）

崔善慶：（拿了碗很快的上去。）金姑娘，金姑娘，……（以下不見人，只聞聲音）這些碗可是你的？……咦，你收拾箱子？打算逃走啦！這不行，你房間裏出了命案，你逃走了來連累我嗎？（拉她下來）你得知道你是最重要的嫌疑犯。

金姑娘：我幹嗎逃走？我又沒有殺人。

蕭漢江：不管是不是你殺的，你總不能走啊。（對他的兒子）你看住他們，在這兒的人誰也不准走。我現在給警察署打電話去。（向外走）這末大的命案，我可担當不了。（下）

倪　毅：他報警察去了！（似乎有點驚慌。）

金姑娘：讓他去，怕什麼？咱們沒有做的事，告到那兒去也不怕！

蕭朝明：眞奇怪，到底是誰殺了的呢？（低聲向倪毅）喂，我看你還是……一會兒白帽來了。……

李大嫂：誰殺的？天殺的！這是天老爺有眼睛！我不殺他，別人也會殺他的……害死了我丈夫，害死了那末些的

人，別說死一次，死一百次也是應該的！

倪　毅：（低聲向崔朝明說）走……啦，不會連累您嗎？（他的話沒有說完，便聽見崔善慶的聲音。）

崔善慶：（聲）可不是，兩個都是刀殺死的。

崔朝明：白帽已經來了。

崔善慶：（聲）我本來是去報警察去的，現在碰上你了，正好，（偕馬國材進來）給我做個見證。

馬國材：（他手裏拿着馬鞭，很悲切的。）哎，眞是人事無常！昨天下午他還和我約好，今天早晨同騎馬到鄉下去，誰知今天我來了，他却給人殺死了！（一面說，一面和崔善慶走上去。）

崔朝明：可糟，這案子到了他手裏，一定要麻煩的了。

倪　毅：他是警察署的嗎？

崔朝明：比警察大得多，他是特務處。

金姑娘：不管誰來辦這案子，誰殺人，誰償命！只要咱們不是兇手，怕他幹什麼？

倪　毅：可是，……

馬國材：（下來）這兇手眞大膽，一夜殺死兩個。（向金姑娘）你昨天晚上到那兒去了？怎麼自已屋子裏殺死了人，也不知道呢？

金姑娘：我，我在樓下……

崔善慶：這事情有點兒古怪。（指倪毅）剛才我問誰在昨天晚上喝了酒，他承認是他喝的。後來我又看這些茶碗是金姑娘的。可見是她知他兩人飲酒作樂的。等我去問她的時候，就看見她在收拾衣箱。馬大哥，你想這，有些不清不白麼？

馬國材：（逼視着金姑娘和倪毅）。那末是你們倆幹的？

倪　毅：人命大事，你不能隨便說。

金姑娘：馬大爺，事情得弄清楚了，才好派人的罪名兒呀。

馬國材：可是你兩人喝酒，爲什麼？

金姑娘：喝了酒就犯了法麼？他是我的鄉親，我們談談，喝了一點酒，這有什麼關係？難道喝了酒就一定得殺人麼？那兒來的這個道理？

崔善慶：年紀輕輕的一男一女，半夜三更坐在一道喝酒，這就難免有可怕的事件發生！馬大哥，你說對麼？

崔朝明：這不能這末說的，爸爸！她們和蕭家父子，沒有仇，也有怨，爲什麼要謀殺？我看他們也許是自相殘殺。

崔善慶：你懂得什麼？天下那有兒子殺老子，老子殺兒的道理？

崔朝明：不過他們父子兩個就是仇人似的。少不了你問金姑娘：她就知道得很清楚。

馬國材：這樣說也很有理由。也許是兒子殺死了老子，再兒子自殺。

崔善慶：唉，給你這末一說很對。那一把刀不是拿在兒子的手裏麼？

馬國材：（故作思索）好在他家裏沒有什麼作主的人啦，（對金做眼色）用不着報警察署，通知他們老婆買棺材來收殮得了。

崔善慶：這樣辦很好，大家都免得麻煩。

（洪二爺從外面進來，看見馬國材就想逃走，可是來不及，給馬打了一鞭子，不准他出去。）

馬國材？跑上那兒去？（拿出手槍）。站住！現在可跑到大爺的手掌心裏來了罷。（又是一鞭）

洪二爺：（跪下）饒了我罷，大爺！提得起，放得下，我紅疤子以後再不敢開罪大爺了！

崔善慶：算了罷，跟他計較些什麼呢？兩具屍首怎麼辦？我去叫他們家裏的人來？

馬國材：不准動，動一動我就要你的狗命！（向崔善慶）你叫去罷。

崔朝明：可是，我看不像，雖說刀拿在兒子的手裏，可是他身上的傷口不是從

背上殺進從胸前穿出的麼？難道誰會從背上自殺的？

洪二爺：（同崔朝明）蕭漢江父子全給殺死啦？（崔朝明點道。）

金姑娘：假使說他殺死了爸爸，很可以逃走，爲什麼要自殺？

崔善慶：（逼近倪毅）那末，又是無頭案！（望着倪）我看，你有嫌疑！

倪　毅：我？有什麼證據？

崔善慶：行跡詭秘，我早知道你不是好人。

馬國材：你從那兒來的？說！對，我到不會當心，你是關外來的，是不是？（打一鞭，用槍對住他）不准動！（剝衣服，發現破綻，撕開，取出聯絡的信。）這是什麼？好傢伙，是暗號！怪不得你要殺死他，你是賊，胡子，哼，好大膽，到天津來犯案。（又打一鞭）快說，爲什麼要殺他？

倪　毅：我沒有殺死他，像他這樣的，殺死一個兩個有什麼用？

崔善慶：可是，事實擺着，不是你殺的還有誰？

崔朝明：不，爸，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以給他證明，我相信他是不會幹這樣的事的。

崔善慶：放屁，你還是我的兒子嗎？你願意跟他抵罪？

崔朝明：我不能隨便寃枉人！

崔善慶：你說我寃枉他？你也要像蕭大龍一樣來殺老子嗎？（要打他）

崔朝明：你承認蕭大龍殺他的爸爸麼？那末爲什麼又一口咬定是他（指倪毅）殺的？

崔善慶：（語塞）你這狗東西！

馬國材：（欄開蕭善慶）得了，現在不是你們鬥口的時候。（向倪毅）去，跟我到警察署去！殺人是一件事，當胡子是第二件。

金姑娘：不，不，（情急）他沒有殺人！昨兒晚上我和他在一道，我可以證明他沒有殺人！

馬國材：（站在通街的石梯上，見王老爹和張大媽和羣家甲乙丙等進來。急以槍向他們描準，使他們想溜走也來不及。）你們跑來幹什麼？進來！（張老爹和王大媽嚇得發抖，其餘的都彼此相顧不做聲。）

羣家甲：我們是來找蕭漢江的。

馬國材：他給人殺死了，（大家驚愕）你們還要怎樣？還要割他的肉吃？

王老爹：給殺死了！

李大嫂：蕭漢江昨兒晚上給人殺死了，哈哈哈，你們說這不是天意嗎？

馬國材：（向李大嫂）你得意，那麼殺死的是你！

金姑娘：馬大爺，我可以担保。（指倪毅）他決不會行兇！假如說這兒的人誰有嫌疑的話，那就只有李大嫂，他一個早從我房裏跑出來的。

李大嫂：不是我殺的，不是我殺的！我早說過，我看見兩個屍首，就嚇得跌下樓來了。

馬國材：那末你大清早跑進別人的屋子去幹什麼？你說！（李大嫂不語。）

金姑娘：一定是她！

崔善慶：唔，說不定，她昨天多少次說要和他拚命的。

馬國材：快說！是你幹的！

李大嫂：哈哈哈哈，是我？哈哈哈哈！你們都說是我！哈哈哈哈！（近乎瘋狂）

馬國材：不是你還有誰？快說！

張大媽：眞是你殺的嗎？李大嫂！

李大嫂：哈哈哈哈！

王老爹：是你殺的就說，怕什麼？蕭漢江害死了你的丈夫，害死了我們的兒子，害死了咱們大家的丈夫，兄弟，兒子，害死了我們這許多人，你殺死了他，是替我們大家報仇，你並不犯法！我們許多人都幫着你！「拚着一身剮，皇帝也要扯下馬，」怕什麼？（他興奮的什麼似的。）

李大嫂：是我殺的！（大喊）是我殺的！（

（在場的人都甚驚奇。）

馬國材：為什麼要殺他？

李大嫂：給我的丈夫報仇！給我們大家的丈夫報仇！

馬國材：你用什麼殺的？

李大嫂：用我的剪刀！（在懷中拿出剪刀來。）哈哈哈！

崔善慶：好了，好了，現在總算水落石出了。

李大嫂：哈哈哈，可是我去得太遲，他已經早給別人殺死了，躺在那兒動也不能動了！哈哈！

馬國材：啊？那末不是你殺死的？

李大嫂：當然不是！（全場人大驚）

崔善慶：那末正兇到底是誰呢？

倪　毅：哈哈哈！（其他如羣衆甲乙丙亦同笑。）

馬國材：不准笑！

李大嫂：正兇嗎？是她！（指金姑娘）是她！她剛才不是說整晚和他（指倪毅）在一道嗎？這還不是和他通姦，還不是串通奸夫殺人嗎？哈哈哈！

崔朝明：這算什麼！她簡直是神經錯亂的胡說！

崔善慶：不過，金姑娘，你和蕭大龍有點兒不乾淨，這可瞞不過大家。

金姑娘：這……

馬國材：那末還是父子殘殺，這一定是爸爸先殺傷了兒子，兒子年青，氣力大，受了傷還搶着了刀，殺死了父親，後來自己也死了，所以刀還握在兒子的手裏。

崔善慶：對，這很有理由！（其他的人也有的覺得對。）

馬國材：還是教他們家裏人來收殮了罷，用不着再嚕囌了。

崔朝明：不對，無論如何不對。兒子既然給殺得從背上穿到胸前，立刻非死不可。無論多年青，决不會還有氣力殺人。

馬國材：你又有話！幹嗎又該你說話？（打一鞭）這個不對，那個不對，要你殺的方對！是不是？

崔朝明：哦，那末你就說我是兇手？

馬國材：可以這末說。

崔朝明：憑什麼？

馬國材：（以手槍指着他）憑我這個！（有的人驚嚇的叫了出來）

崔善慶：你幹嗎硬出頭？（求馬）馬大哥別生氣！我的孩子年紀輕，不懂事的！

馬國材：什麼東西，敢跟我抵撞！（大家都靜了一會兒。）

洪二爺：這可奇怪了。（少停。大家都注意他）金姑娘，那末你昨兒晚上你沒有教蕭大龍找你來麼？

金姑娘：沒有。我說過了沒有！

洪二爺：可是我就看見打你那個窗戶裏爬進去。

崔朝明：你怎麼會看見的？

洪二爺：我就在她窗戶附近的街上睡覺呀。

崔朝明：什麼時候的事？

洪二爺：我沒有帶錶，說不上準幾點鐘，大概總有二三點鐘了罷。

崔善慶：這個你說他幹嗎？他沒有來怎麼會死在屋子裏？

洪二爺：不，你聽我說下去呀。蕭大龍進去以前，我還看見一個人進去。

金姑娘：誰？

洪二爺：先是那個人進去了，有一會兒，蕭大龍爬窗戶進去，沒有多久，先進去的那個人，就很快的跑了出來，驚驚慌慌的逃走了。

崔朝明：這個人是誰？你認得嗎？

馬國材：不准瞎扯！你知道些什麼？（向洪二爺）

崔善慶：這個人是誰？我想他和這個案子一定很有關係。

倪　毅：當然是兇手。

金姑娘：那個人是誰？洪二爺。

洪二爺：我不敢說。（偷偷的對馬國材看眼。）

崔朝明：說，怕什麼？

羣衆等：（同聲）說呀！是誰？

洪二爺：（指馬國材）是他！

馬國材：放你媽的屁！瞎了你的狗眼！（打了一鞭）你敢誣賴我！

洪二爺：你能說不是你嗎？

馬國材：你再說！小心我的手槍走火！

洪二爺：我看淸了是你的，你怎麽也賴不了。

（馬國材恨極開槍，洪二爺在別人身後急躲，崔朝明應聲倒地。大家嘩叫。倪毅猛力一脚，踢中馬國材的手腕，手槍落地。倪毅急拾起手槍。馬國材不分皂白的用鞭子打在場的每一個人。倪毅急以手槍向他瞄準。）

倪　毅：站住！（馬國材不敢動了。）奪下他的鞭子！（羣衆甲奪了他的鞭子，交給倪毅。）

崔善慶：（撫摩着兒子的身體。）傷在那兒啦？傷在那兒啦！（崔朝明死了，大慟。）啊！（大家都驚嘆。靜了一會兒。）

倪　毅：（對金姑娘）去把蕭大龍手裏的刀拿來！（她下）

洪二爺：（往外跑）捉强盜哇！……出了命案啦！……

羣衆甲：（用手閉洪二爺的嘴）你瞎嚷些什麽？要白帽子來放馬國材逃走。

崔善慶：（走近馬國材的身旁）想不到是這末一個壞蛋！（打他幾下耳刮子）現在你打死我的兒子，我要你的命。

馬國材：眞對不起，崔大爺！我並不是有意要打死他！

崔善慶：誰管你有意不有意，我的兒子死在這兒！

（金姑娘拿了刀來交給倪毅。崔善慶撫尸痛哭）

倪　毅：（血淋淋的將刀在馬國材面前晃了一下。）說！這把刀可是你的！

馬國材：不是我的！

倪　毅：不是你的：昨天黃昏的時候，你追着他殺，（指洪二爺）不是拿着這把刀麽？

馬國材：這……（語塞。此時，大家見舖道旁的窗戶外有人張望一下。）

倪　毅：好傢伙！多狡猾呀！一會兒說是這個殺的，一會兒說是那個殺的，一會兒說是他們父子姦殺。你這狗東西自己殺人，還想將罪賴在咱們身上！現在怎麽說？（外面有警笛聲）

崔善慶：把槍給我，我要他給我兒子償命！

倪　毅：慢慢兒的，我們要問他爲了什麽要殺死他們？

金姑娘：這個只有我知道，他昨天下午還和蕭老頭兒相罵來的，怕蕭老頭兒洩露了祕密。

洪二爺：什麽樣的祕密？

金姑娘：那我也不大知道。

洪二爺：那你說他幹嗎？

倪　毅：不要你們瞎扯，讓他自己說。

羣衆等：對，讓他自己招。

李大嫂：快招！爲什麽合夥兒商量謀害我丈夫？

王老爹：（向張大媽）我們的兒子給害死了他一定有份兒的。

倪　毅：（警笛愈來愈緊）快供！小心！你的手槍到了我手裏，也會走火的。給你打斷一條腿，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要不要嘗嘗這個滋味！

（崔善慶奪過倪毅手裏的鞭子，使勁的打馬國材。）

李大嫂：打，再打！……好哇！……再打！

倪　毅：別打了，要他說出來，不說再打！

馬國材：好，我說。是剛才金姑娘說的，爲的怕他洩漏祕密。

倪　毅：什麽祕密？

馬國材：何必再問呢？不就是海河裏那些屍首。

倪　毅：那些人全是你們殺了的？

馬國材：唔，……（李大嫂和張大媽用嘴咬他）哎喲！……哎喲！……

倪　毅：（向李大嫂）不要這樣，讓他說一個淸楚明白。

李大嫂：我要吃他的肉！

羣衆甲：你替鬼子做事，殺我們中國人。你這漢奸，還有心肝沒有？

馬國材：我沒有什麼可說的，隨你們的便罷，你們愛怎麼說就說怎麼說。

洪二爺：（許多警笛聲凑在一道來了。）可糟，鬼子的警察來了。

倪　毅：（以槍指住馬國材的胸膛。）剛才拿去的東西還給我，快！（馬還給他那塊紅綢子。倪毅將手中的刀槍交給羣衆甲）好好看住他，別給他逃走了。（對金姑娘）咱們再見罷（急走）

娘：（拿了他的包袱追上去。）還有你的包袱哩。（深情的目送他去。）

甲：為什麼這末狠毒，就非將那些苦力全殺了不可呢？

們：這……這……（警笛聲更近。）你們放走了義勇軍，看你們有得活。好罷，招去的苦力，為的是挖地窖，埋火藥。

金姑娘：哦，土窖挖好了，怕他們說出來火藥堆在什麼地方，所以就把他們全殺了，是不是？

李大嫂：（對金姑娘）你讓他自己說 不 好嗎？

馬國材：是的，不讓他們說出埋火藥的地方，將他們全殺了，你們敢把我們怎樣？

李大嫂：我們要你死！

羣衆甲：怎麼殺的呢？

馬國材：用毒藥毒死，用銷鏹水毀了死屍的面孔，再從陰溝裏灌水，冲到海河裏去。

大家同聲「哦！」

金姑娘：枠嗎，又得殺死蕭大龍呢？

馬國材：那小子自已該死！我剛把老頭兒結果了，就給他從窗戶裏爬進來瞧見了，沒有辦法，只好先下手為强，悄悄兒的從背後一刀截進去，唉，就這末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王老多：多很呀，你這王八蛋。

李大嫂：黑良心的小子，（一頭挺撞倒他的胸前去。）我要你的命！

羣衆等：打死他這個漢奸！

王老爹：警察快來了，提他到警察署去！（警笛更緊）

崔善慶：你要鬼子放他逃走！

羣衆等：活活的打死他！

洪二爺：（從羣衆甲裏接了刀，走近馬國材。）現在怎麼的？你要我的命，還是我要你的命？

馬國材：（踢開洪二爺逃走，奔上通街的樓梯，大家一哄擁上去打他。）救命呀！救命呀！……（幕急下）

（在怒吼中聽得兩響槍聲。馬國材的呼救聲停止。警笛聲和雜亂的皮鞋脚步漸近。）

全劇終。

（續自二四頁）

司東方書場亦爭做做排演，可見其影響之大。

第二次公演日期約為一月半前後，劇目是夏衍作秋瑾。第三次公演章泯夏衍，凌鶴，尤競等集本創作三幕劇我們的故鄉，第四次公演凌鶴作黑地獄，但日期尚未定。

轟動一時的賽金花已於十二月四日晨刻衰老氣喘病逝世。身後殮葬費用一無所出。也許四十年代劇社與金城戲院於公演賽金花卽滙去的一百元，聊充棺槨之資。

又，四十年代此次為援綏公演一天，除開銷外得洋五百餘元，已全數滙去云。

× × ×

歐陽予倩近向明星公司辭去編劇導演職務，努力於京戲改革之新歌劇的建設云。

× × ×

上海曾有禁演愛國戲之事發生，使人憤恨，誰知在長沙湖南大學亦有迫令停演漢奸的子孫之事，使整個戲劇界為之憤然。

編後

第一期因有二篇續登的文章，當時我很覺得不安，因爲這很可使讀者諸君發生不快的感覺，雖則因篇幅的限制委實不能不如此。爲了賠償這一過失，今後儘可能的不再有續登的稿件，甚至於這一期一次刊完了四萬字的長劇，也許這可以讀得暢快一點。

關於讀者通訊方面的稿件，收到不少，可是可作爲問題討論的不多，所以大半都直接通訊答覆了。此外也收到一些地方通訊的稿件，因十分有價値者不多，除一部份編入消息報道外，餘均只好割愛。尙望賜稿諸君多寄短稿，尙祈原諒。

本誌本定爲每卷六期，但爲了易於計算起見，第三期止卽作爲第一卷之結束，明年一月十日出版的卽作爲第二卷的開始，以後每六期爲一卷。第二卷第一期，得以一部份篇幅結束一九三六年的電影戲劇方面之淸算，同時也展開一九三七年的前瞻。也許又是電影明星徵文專號。不僅是如此，在內容和形式二方面都有改進，希望更豐富更活潑一點。竭懇請作者諸君多賜寄短小而精幹的大作，使本刊更接近大家的理想，成爲中國光彩的電影戲劇刊物。

再有應該聲明的；蔡楚生先生的會客室中一文，原稿上許多片名都簡寫的。我怕讀也諸君一時不易記憶，一律改爲正名，如「春」改爲南國之春，「羊」改爲迷途的羔羊，「夢」改爲粉紅色的夢等等，尙請作者原諒。

電影批評，本爲本刊重要的部份，可是從多方面得來的意見，都以爲不免是明日黃花，而且難得每篇都十分精采，到不如少登爲妙。但也不是完全費去，假如有最好的片子，又有最好的批評，當然仍是儘可能登載。

十二月五日

電影·戲劇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編輯人 凌鶴

發行人 胡伯洲

發行所 電影戲劇社 上海法租界環龍路七十二號

總代發行 新中華圖書公司 上海法租界環龍路七十二號 電話八三一二六號

代理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定價

每月一冊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每冊國幣二角外埠寄費二分

預定每卷六期國內一元一角香港澳門一元六角國外二元六角

預定全年十二期國內二元香港澳門三元一角國外五元

廣告定價

底封面	壹百貳拾元	前封面之內面	壹百貳拾元
底封面之內面	壹百元	圖畫之頁全面	壹百念元
半面	捌拾元	四分之一面	伍拾元
文字之頁	捌拾元	半面	伍拾元
四分之一	叁拾元		

廣告刊於圖畫之頁製版費不另收
刊於文字之頁銅鋅版製版費由刊登者負担
底封面欲用彩色版或套色版價目另議

新書預告

世界電影明星評傳

凌鶴著

內容有全世界電影明星百餘人（中國明星二十人）的生平傳記，隱事祕聞。更寶貴的是作者對她們或他們的演技，作正確而潑刺的檢討，誠爲電影觀衆不可不讀之書。至於印刷方面，影寫版圖畫二百餘幅，皮面精裝一厚册，陳列案頭至爲美觀。

世界電影導演各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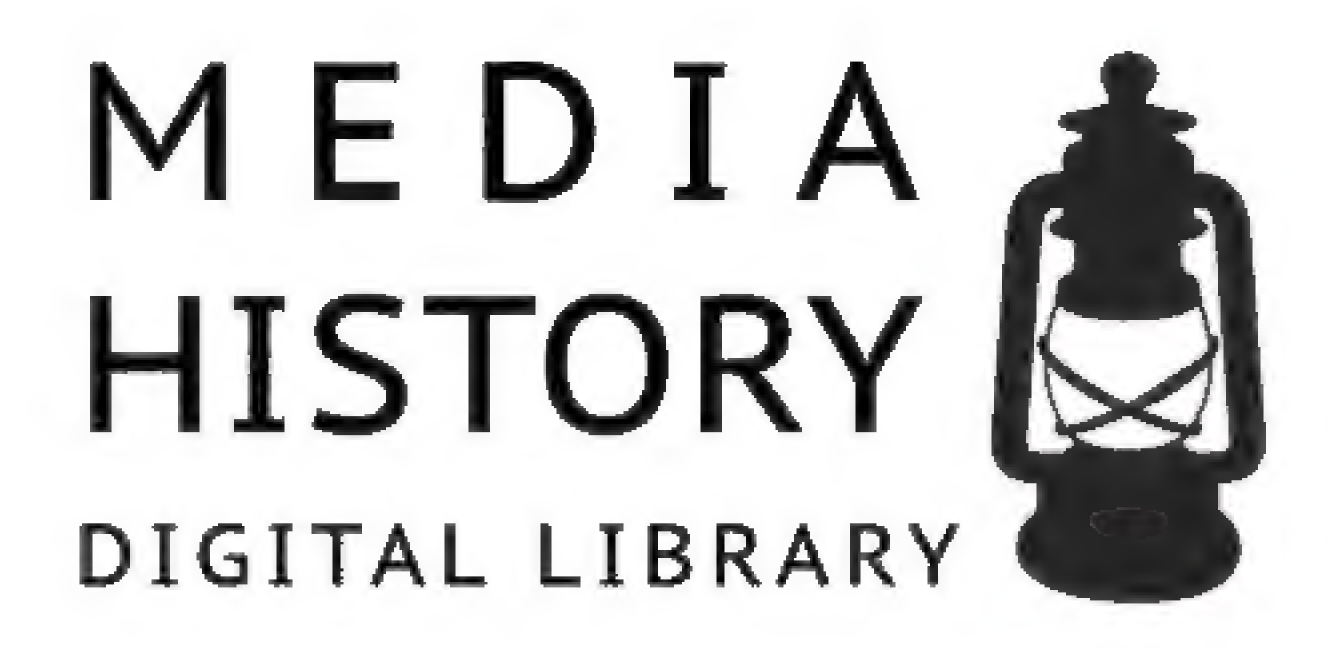
凌鶴著

立論精確，亦莊亦諧，所論及者，計三十餘人。（中國之部十人）除一部份分期發表於中華畫報之外，餘均從未發表。以名批評家評論名導演，珠聯璧合，出版界當無出其右。至於印刷精良，銅圖插畫，尤其餘事也。

新中華圖書公司出版

上海環龍路七十二號　電話八三一二六號

Coordinated b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